

欲海回狂

清朝·懷西居士周安士著述

[欲海回狂原序](#)

[欲海回狂卷一——法戒錄](#)

[欲海回狂卷二——受持篇](#)

[欲海回狂卷三——決疑論](#)

[內典字義譯註附](#)

《欲海回狂》原序

辛酉季夏，余與周君納涼於荷亭之畔。握手論心，盱衡今古，因及福善禍淫之理，周君喟然長籲而作曰：「色欲之惑人，甚矣哉！賢智猶或不免，況其他乎？」余低回良久，竊思勸人於一時，不如勸人於千古。爰以編輯是書為請。周君曰：「余刊《萬善先資集》，垂二年矣，竣工尚有待也，敢及其他。」余曰：「苟有利於天下，吾無惜乎錙銖。」周君喜，遂發心編輯。既而日復一日，倏至今秋七月庚午，余復舉前言，周君即於是日焚香盥手，握筆構思，每發一論，必欲洞見原本，豁人心目，而又廣搜三教典籍，以備參考。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書成之日，莫莢三更，乃募工於鐵筆者，繡之梨棗，用廣流傳。惟願見者聞者，作清夜之鐘，饑鄉之穀，日置案頭，以供賞玩，則慧性既開，福緣自固。至於此集之探源發奧，光怪陸離，當世自有巨眼，余又何容贊一詞哉！

康熙廿一年壬戌十一月既望，姑蘇顧萼青林氏題

懿德堪欽（《揚州甘泉縣誌》）

元秦昭，揚州人。弱冠遊京師，已登舟矣，其友鄧某持酒送行，正飲間，忽抬一絕色女子至。鄧令拜昭，曰：「此女係仆與某部某大人所買之妾，乘君之便，祈為帶去。」昭再三不肯，鄧作色曰：「君何如此其固執也。即不能自持，此女即歸於君，不過二千五百緡錢耳。」昭不得已，許之。時天已熱，蚊蟲甚多，女苦無帳，昭令同寢己帳中，由內河經數日至京，以女交店主娘，自持書訪其人。因問君來曾帶家眷否，昭曰：「只我一人。」其人勃然，慍現於面，然以鄧某之書，勉令接女至家。至夜，方知女未破身，其人慚感不已。次日即馳書報鄧，盛稱昭德。隨往拜昭，謂曰：「閣下真盛德君子也，千古少有。昨日吾甚疑之，蓋以小人之腹，測君子之心耳，慚感無既。」

〔按〕秦昭之心，若非了無人欲，渾全天理，與此絕色女子，日同食，夜同寢，經數十日之久，能無情欲乎哉！秦昭固為盛德君子，此女亦屬貞潔淑媛。懿德貞心，令人景仰。因附於此，用廣流通。民國十一年壬戌，釋印光識。

凡例（十二則）

○是集分三卷。首卷搜羅往事，所以興起其戒淫之心。次卷縷析條分，所以開陳其戒淫之道。末卷設為問答，所以堅固其戒淫之根。由淺入深，不容倒置。

○集中所援因果及古人議論，出於何書者逐一註明，務期可考。設互見他本，則錯舉之，以例其餘。

○古來貞淫二案，每多膾炙人口，苟非事跡顯明，概行刪去。其有現在因果，從未刊行者，間多錄之。

○昔人紀事，往往連篇書寫，不分門類，故閱者易於生厭。茲獨因事標名，因名立勸，處處豁人心目。

○首卷事跡，采於百家之書，其間雅俗繁簡，各各不同，今則僭加改削，如出一手。

○戒淫等書，前人多所發明，然大都徵引舊事，用垂勸戒而已。欲其將下手工夫，一一屈指於中，卷之萬象包羅，則從來未有也。

○勸世之文，有初閱之如長江大河，甚是可喜。及細按之，直一二語可了者。茲集痛革其病，故受持一篇，皆言簡而意賅，名雖戒淫，而經世之道悉備其中，覽者幸勿如走馬觀花，沒其用心之苦。

○淫欲之源，皆生於愛。愛心不斷，如草留根，向春復發，故中卷「不淨等觀」，皆從未有淫欲之前，斷其或有淫欲之念，身體力行，方見其妙。若以躁心閱之，謂其無關於本旨，則伯牙為之撫弦而泣已。

○前二卷中，戒淫之道幾備矣，要其所以然之故，不能無疑。故末卷作百番問答，以成一集之大觀。

○世人切身之患，莫大於生死，不問儒釋，皆當究心。今人視為佛學，諱言久矣。是集既志在利人，何敢畏首畏尾。故中下二卷內，凡生死之故，幽明之說，姑就管窺，述其一二。

○本集三卷，細分之有數十冊，皆算定字數，自為起訖，不惟便於增補，且處處可作斗方，粘之座右。

○著書問世，原係極難之事，俗則不合於文人，雅則難通於儔類，愚者顯之，猶疑其晦；智者精之，已病其粗。雖起聖賢於今日，猶不能盡慊斯人之意，況吾儕後學耶？此集所論戒淫，有為保家而發者，有為保身而發者，有為獲福消災而發者，有為修身養性而發者，有為超生死出三界而發者。譬之藥草肆中，萬物皆備，惟在自識其病者取之耳。

玉峰懷西居士識

援引大藏目次

華嚴經	法華經	般若經	寶積經
楞嚴經	圓覺經	涅槃經	佛本行經

密嚴經 阿含經 法句喻經 過去因果經
 梵網經 雜譬喻經 禪秘要經 普耀經
 出耀經 威德陀羅尼經 維摩經 三戒經
 八師經 處胎經 摩耶經 修行道地經
 僧護經 優填王經 提謂經 月上女經
 摩鄧女經 業報差別經 蓮華面經 尼乾子經
 造像經 七佛滅罪經 禪要呵欲經
 大阿彌陀經 優婆塞戒經 四十二章經
 日明菩薩經 賢愚因緣經 起世因本經
 樓炭正法經 十二因緣經 正法念處經
 觀佛三昧經 佛般泥洹經 戒德香經
 瑜伽論 智度論 俱舍論 釋迦譜
 觀經疏鈔 顯密圓通 準提淨業 法苑珠林
 淨土文 正訛集 法喜志 竹窗三筆
 現果隨錄 稽古略

援引儒書目次 (道書附)

易經 書經 四書 禮記 左傳
 列子 莊子 周書異記 史記正義
 前漢書 後漢書 淮南子 晉書 宋書
 南齊書 梁書 陳書 魏書 北齊書
 周書 隋書 南史 北史 唐書
 宋史 元史 文獻通考 北山錄 廣仁品
 廣仁錄 迪吉錄 懿行錄 知非集
 唐氏譜 節義傳 張子語錄 皇明通紀
 鄭景仲集 茅鹿門集 羅狀元傳 三教平心論
 欲海晨鐘 戒淫彙說 科名勸戒錄 冒憲副紀事
 不可不可錄 續筆乘 文昌化書 文昌寶訓
 感應篇集解 感應篇說定 感應篇廣疏
 感應篇圖說 感應篇淪註

欲海回狂集卷一

法戒錄

總勸 (共二則，一法一戒)

蓋聞：業海茫茫，難斷無如色欲；塵寰擾擾，易犯唯有邪淫。拔山蓋世之英雄，坐此亡身喪國；繡口錦心之才士，因茲敗節墮名。今昔同揆，賢愚共轍。況乃囂風日熾，古道淪亡，輕狂小子，固耽紅粉之場；慧業文人，亦效青衫之濕（*白居易《琵琶行》詩中有「坐中泣下誰最多，江州司馬青衫濕」，表示白居易對琵琶女的同情。後借指對青樓女子的愛慕）。言室欲而欲念愈滋，聽戒淫而淫機倍旺。遇嬌姿於道左，目注千翻；逢麗色於閨簾，腸回百折。總是心為形役，識被情牽。殘容俗嫗，偶然簪草、簪花，隨作西施之想；陋質村鬟，設或帶香、帶麝，頓忘東婦之形（*東婦，即「東施效顰」中的東施，凡指醜女）。豈知天地難容，神人震怒。或毀他節行，而妻女酬償；或汙彼聲名，而子孫受報。絕嗣之墳墓，無非刻薄狂生；妓女之祖宗，儘是貪花浪子。當

富則玉樓削籍，應貴則金榜除名。笞杖徒流大辟，生遭五等之誅；地獄、餓鬼、畜生，沒受三途之罪。從前恩愛，到此成空；昔日雄心，而今何在？普勸青年烈士、黃卷（*指書籍）名流，發覺悟之心，破色魔之障。芙蓉白麵，須知帶肉骷髏；美貌紅妝，不過蒙衣漏廁。縱對如玉如花之貌，皆存若姊若母之心。未犯淫邪者，宜防失足；曾行惡事者，務勸回頭。更祈展轉流通，迭相化導，必使在在齊歸覺路，人人共出迷津。若視勸戒為迂談，請觀冒公之後報；倘以風流為佳話，再鑒金氏之前車。

冒嵩少（出《冒憲副紀事》）

如皋冒嵩少，諱起宗，己未下第歸，註《太上感應篇》。於「見他色美」下，尤致意焉。時助寫者，其西賓羅憲嶽（*西賓：舊時對私塾教師或僚友們的敬稱）。後羅歸南昌，崇禎戊辰正月，夢一道妝老翁，左右二少年侍，老翁手持一冊，呼左立者誦，羅竊聽之，即「見他色美」註語也。誦畢，老翁曰：「該中。」復呼右立者詠詩，即詠曰：「貪將折桂廣寒宮（*月宮），那信三千色是空。看破世間迷眼相，榜花一到滿城紅。」羅醒，決冒公必中，即以是兆寄其子。及榜發，果登第，後官至憲副（*地方省級政府副長官）。

金聖歎（姑蘇盛傳）

江南金聖歎者，名喁，博學好奇，才思穎敏，自謂世人無出其右。多著淫書以發其英華，所評《西廂》、《水滸》等，極穢褻處，往往摭拾佛經，人服其才，遍傳天下。又著《法華百問》，以己見妄測深經，誤天下耳目。順治辛丑，忽因他事繫獄，竟論棄市（*被依法處死）。

〔按〕原本作荊某，諱之也。今則久遠矣，特為訂正。

勸有官君子（共五則四法一戒 附吏役）

均是人也，或勞心，或勞力，或安富尊榮，或食貧守困。豈天道之不齊哉？抑亦自有以致之也？《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今世富貴之人，大抵宿生修福之士；子孫享榮華之報，皆是祖父有厚澤之遺；理所固然。但享福之時，又須修福，譬如耕田，年年收穫，即當年年下種。若自逞威權之赫，縱心花柳之場，豈非得人爵而棄天爵乎？所難者，順境常樂，樂則忘善，忘善則淫心生耳。此處若能驀地回光，便是福基深厚。

韓魏公（《宋史》）

宋韓魏公琦，執政時，買妾張氏，有殊色。券成，忽泣下，公問之，曰：「妾本供職郎郭守義妻，前歲為部使者誣劾，故至此耳。」公惻然，使持錢歸，約以事白而來。張去，公白其冤。將調任，張來如約，公不令至前。遣人告曰：「吾位宰相，不可妾士人妻。向日之錢，可無償也。」還其券，反助行貲二十金，使復完聚。張感泣，遙拜而去。後公封魏郡王，諡忠獻，子孫昌熾無比。

〔按〕昔司馬溫公（*司馬光）未有子，夫人為置一妾，乘間送入書房，公略不顧。妾欲試之，取一帙問曰：「此是何書？」公莊色拱手對曰：「此是《尚書》。」妾乃逡巡而退。總之，欲心一淡，便有把持。韓公本領，全在寡欲耳。

曹文忠公（《廣仁品》）

宣德中，曹鼐為泰和典史，因捕盜，獲一美女於驛亭。意欲就公，公曰：「處子其可犯乎？」取片箋，書「曹鼐不可」四字焚之。終宵心不動。天明，召其家領回。後殿試對策，忽飄一紙於前，有「曹鼐不可」四字，於是文思沛然，狀元及第。

〔按〕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不可」之中，大有力量。

王克敬（《不可不可錄》）

王克敬為兩浙鹽運使。時溫州解鹽犯，以一婦人至。王大怒曰：「豈有逮婦人，行千百里外，與吏卒雜處者？汙教甚矣！自今以後，凡係婦人，永不許逮。」

〔按〕官長拘人，往往逮及婦女，此最損德事也。蓋婦人愧恥之心，百倍於男子。無論詞辱窘迫，致彼輕生。即使婉容詢究，而一經見官，彼且膽落魂飛，為終身之玷。嗟乎！自妻與他妻，不過貴賤稍殊耳。假令己之妻女，跪於堂下，官府赫赫臨之，萬目眈眈視之，此時何以為情乎？若王公者，可以高大其門矣。

顧提控（《懿行錄》）

太倉吏顧某，凡迎送官府，主城外江賣餅家。後江以盜誣入獄，顧白其冤。江感之，以十七歲女進焉，使備灑掃。顧弗納，具禮送歸，如是者三。後江益窘，鬻女於商。又數年，顧考滿赴京，撥韓侍郎門下辦事。一日，侍郎出，顧偶坐門首，聞夫人至，旋跪庭中，不敢仰視。夫人曰：「請起。君非太倉顧提控乎？我即江氏女也。賴某商以女畜之，嫁為相公側室，尋繼正房。今日富貴，皆君賜也。第恨無由報惠，幸得相逢，當為相公言之。」侍郎歸，備陳始末，侍郎曰：「仁人也。」竟上其事。孝宗稱歎，命查何部缺官，得除刑部主事。

〔按〕恩不受報，顧提控之仁；報必償恩，江夫人之義。薦賢為國，韓侍郎之忠；立賢無方，聖天子之斷。

劉差某（其兄向王姓者說）

順治壬辰，江甯役劉某，往江北拘人，拘至收禁，須十餘金可贖。囚云：「我有一女，汝囑我家賣之。」劉諾，過江與其妻商議。賣得二十金，盡付焉，劉竟自取。囚知之，一慟而卒。旬日劉病，自言囚在東嶽訴我，我舌將為鐵鉤鉤矣。須臾舌出數寸，七竅流血而死。

〔按〕公門正好修德，若劉差者，會見其入三途矣。

勸將士（共二則一法戒一戒）

茫茫宇宙，皆天地之蒼生，君王之赤子也。不幸當兵戈擾攘之日，夫婦分散，母子流離。此時所恃稍開生路，不至速填溝壑者，惟有將帥耳。一遇無紀律之師，竭其膏，破其節，戕其命，則白雪加霜，紅爐添炭矣。吾今代千百年後之窮民，拜禱千百年後之將士，無屠城郭，無劫鄉村，無焚民房，無掠婦女。見人之父母竄匿逃亡，當作我之父母彷徨莫措想；見人之妻女顛連失所，當作我之妻女恩情難割想。古人云：「富貴豈一家物哉！」當權若不行方便，如入寶山空手回。為將士者，縱不為天地之蒼生計，君王之赤子計，獨不為後世之子孫計乎？早自覺悟，福報無疆。

二曹將軍 (《宋史》)

宋將曹彬，慈和謙讓，未曾妄殺。初破遂州，諸將皆欲屠城，公不可。有獲婦女者，悉閉一室，密令衛之。事平，咸訪其家還之。無親者，備禮嫁之。及伐金陵，先焚香約誓：城下之日，不戮一人！後彬子瑋、琮、璨，繼領旄鉞（*鉞：古代將領領兵時由帝王賜給的一種象徵權威的兵器）；少子□，追封王爵。實生光獻太后，子孫榮盛無比。時同姓將軍翰，忿江州不下，屠其城，縱兵淫掠，死未三十年，子孫有乞丐於海上者。

〔按〕不染固佳，何如禁軍不掠之為愈乎？蓋彬所密衛之婦女，皆係諸將所掠者，決非曹公自取之而自還之，且自嫁之也。曹公可謂萬世仁將之師矣。

支某 (《現果隨錄》)

嘉善諸生支某，康熙己酉春，語友人顧某曰：「吾神魂恍惚，似有怨譴相隨。」及病，顧偕僧西蓮問之。忽腹中作鬼語，曰：「吾於明初為副將，姓洪名洙。主將姚君，見吾妻江氏美，起貪婪心。會某處叛，以殘兵七百，命余征討，余力不能支，全軍覆沒。姚收吾妻，妻遂縊死。銜此深仇，累世圖報。奈姚君末路修行，次世為高僧，再世為大詞林（*大文人），三世為戒行僧，四世為大富人。好施與，皆不能報。今第五世，當戎西連捷，以某年舞弄刀筆，害鬻茶客四人，削去祿籍，故來相報。」西蓮聞其言有序，勸之，許其誦經、禮懺，以解怨仇。鬼唯諾。遂請西蓮作佛事，支病頓愈。後數日，復作鬼語，西蓮責之。鬼曰：「吾承佛力超生，斷無反復。今來索命者，乃鬻茶客四人，非吾也。恐師疑吾負信，故特相報。」言畢遂去。俄支某病發，不信宿而亡（*信宿：兩三晚上）。

〔按〕佛言：假使百千劫，所作業不亡；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償二三百年前之債，猶其近焉者。

勸求功名者 (共八則四法二戒二法戒)

美色人之所欲也，科第亦人之所欲也。二者若能兼致，何異腰纏十萬，更跨揚州之鶴乎（*飛升成仙）？無如世間最易惑人者，莫過於欲；而與功名為水火者，亦莫過於欲。古今來慧業才人，為愛水大河之所漂沒者，何可勝道？彼或作或輟，平日無志於科名，則亦已矣。向使雪夜寒窗，殘燈獨坐。劬勞之父母，瞻玉兔而神傷；重義之佳人，聽金雞而淚墮。一旦朱衣擯斥，黃榜除名，香閨之屬望徒虛，罔極之深恩未報，此際何以為情乎？男兒欲遂青雲志，須信人間紅粉空。

林茂先 (《文昌化書》)

信州林茂先，閉戶讀書。得鄉薦後，有富鄰婦，厭夫不學，慕茂先才名，奔之。茂先曰：「男女有別，禮法不容。天地鬼神，羅列森布。奈何汙吾？」婦慚而退。茂先次舉登第，三子皆登第。

〔按〕《中庸》發端，便說戒慎恐懼，及推論小人，則曰「無所忌憚」。可見修身要圖，實唯敬畏。男女有別，禮法不容，敬也；天地鬼神，羅列森布，畏也。知其夙養深矣。

羅文毅公 (《羅狀元本傳》)

羅倫赴會試，舟次姑蘇。夜夢范文正公訪（* 范文正公：范仲淹），且曰：「來年狀元屬子」。羅遜謝，公曰：「某年某樓事，動太清矣（* 太清：道教所說的「三清」之一。即最高的天神之一「太清太上老君」或最高的仙境之一「太清聖境」）。」羅因憶昔年曾拒奔女於此樓，夢當不妄。及廷試，果然。

〔按〕暗室之中，神目如電，故君子必慎其獨。

楊希仲 (《科名勸戒錄》)

成都楊希仲，未第時，在外讀書，有豔婦就之，不納。其妻在鄉，是夕夢神曰：「汝夫勵操客齋，當令魁多士。」寤而莫解其故，及歲暮歸，乃知。明年，舉蜀中第一。

〔按〕《優填王經》云：「女人最為惡，難與為因緣。恩愛一縛著，牽人入罪門。」楊公可謂牽之不動矣。

曹某 (《不可不可錄》)

松江曹某，應試南都，寓中有婦奔之，曹趨出。行至中途，見燈火喝道（* 在道路上大聲吆喝），入古廟中，竊聽之，乃唱新科榜名。至第六，吏稟云：「此人有短行，已削去，應何人補？」神曰：「曹某不淫寓婦，貞節可嘉，當補之。」及揭曉，果第六。

〔按〕好色之人，有女相就，不啻惡曜臨門；積德之士，有女來奔，乃是福星光照。故曰：禍福無不自己求者。

劉堯舉 (《廣仁錄》)

龍舒劉堯舉，僦（租賃）舟應試。調舟人女，舟子防之密。既入試，舟人以重扃棘闌（* 扃：門窗箱櫃上的插門。棘闌：科舉時，為防止傳遞作弊，圍牆上插棘枝，不使人爬越），必無慮，入市良久。而試題皆堯舉私課，出院甚早，遂與之通。劉父母夢黃衣人持榜至，報劉首薦。適欲視榜，忽一人掣去，曰：「劉某近作欺心事，殿一舉矣。」覺言其夢而憂。俄拆卷，劉以雜犯見黜，主司皆歎惜其文。既歸，父母以夢詰之，匿不敢言。次舉乃獲薦，然竟以不第終。

〔按〕舟次倉猝之歡，竟以一省元博之，何如彼其愚也。

鳳陽某生 (其友面述)

鳳陽諸生某，家有小池植荷，年久未得花。康熙己酉，某生將往句曲錄遺（* 舊時科舉考試正式錄取之後的補錄），忽放一並蒂蓮，父母悅甚，謂是秋闈捷兆，詰朝將置酒賞焉。是夕，某生夫婦歡聚，有侍婢趨過，夫欲調之，婦弗禁，遂私焉。明晨視花，則已折矣。詢之，即此婢也，父母悵甚。折花之夜，某生夢謁帝君，己名已登天榜，帝君忽勾去。涕泣拜禱，三度麾下。及醒，自知不祥，怏怏登道。府學遺才，舊額三名，時往曲句者僅有三人，而某生獨黜。三次大收（* 大收：舊時科舉考試的最後選用），亦復如是，垂涕而歸。

〔按〕向使其婦毅然不容，夫必以為妒矣，豈知冥冥之中，保全科第耶！昔叔向之母，因數之諫，欲避妒名，而羊舌氏之族及於難（詳《左傳》），則妒亦安可概論哉！

直隸兩士（《戒淫彙說》）

明有一士，應試南京。寓對某指揮第，有女窺之，屬意於生。試畢，使婢授意，期於是夜相會，生懼累陰德，卻之。同寓一友，素輕挑，乃偽為生赴約。婢暗中莫辨，引之入。相與就寢，偶忘閉門，適父晨歸，突入見之，大怒，奮劍俱斬，首於有司（* 首：投案自首）。明日榜發，在寓者居首列。

〔按〕一登舉子錄，一登鬼子錄，榮辱苦樂，皆天淵矣。念別於幾微之界，而報分於旦夕之間，良可畏哉！

南昌兄弟（《感應篇廣疏》）

南昌有兄弟二人，係雙生，容貌音聲，父母亦難猝辨，至各以衣色別之。及長，同時婚娶，同時入泮，以及榮枯得失，無不皆同。一日應試，同寓一舍，有鄰女挑其兄，兄拒之，並戒其弟。弟佯應，竟偽稱兄而往，且約中後來娶。及榜發，兄獲售（* 舊時稱應試取得成功為售），而弟名竟黜。女以貌同莫辨，猶謂中試者，即所私之人也，大喜，助其行賞。及來春，兄復登第，女聞之，私治行裝，意必來榮娶，望之杳然，遂怨恨死。其後，兄享高壽，子孫榮盛。弟早夭，無嗣。

〔按〕命相吉凶，皆宿世之心所造。宿生若行善事，則在胎自具貴相，出胎自值良時；宿生若造惡業，則二者俱反；此命相所以不可不信也。然命相有定，心則無定，禍福之機，乃心所造，非命相所造，是命相不可盡信也。觀南昌兄弟，可以悟已。

勸塾師（共二則一法一戒）

敗名喪節之事，尚不可行於市井，況儼然自命為先生，范生徒於禮義者哉？甯失之板，毋失之圓；甯使人指為朴訥書生，不使人目為風流才士；則庶幾矣。

浙士某（《戒淫彙說》）

明季浙有一士，為某指揮西賓，病寒，令徒入內取被，誤卷母鞋出，墮床下，師徒皆不知。指揮見之，疑妻與通。訊焉，不服。令婢詭以妻命邀師，已持刀伺候，俟門啟，兩殺之。師聞扣門，問何事，婢曰：「主母奉屈。」師怒，斥之去。復強其妻往。師曰：「某位忝西席，敢以冥冥墮行哉？請速回步。」主人怒稍解。明日師辭去，始釋然謝罪，備述其故。師隨登第，位至通顯。

〔按〕紅顏扣戶，白刃臨門。稍一依回，冤殺多人矣。

張德先（余髫年時親見其訃）

崑山張德先，訓蒙於鄉村，與一鄰女通，夫覺之，遂棄館去。康熙壬寅，過其地，欲修舊好，乘夜叩其門，夫又覺之，竟擒毒毆，鄰里交助，立斃。共棄其屍，竟莫有知者。

〔按〕佛言：「諸佛之法，國王大臣不能壞，而僧自壞之。譬如師子之蟲，還食師子。」余於儒門亦云。

勸少年（共四則二法一戒一法戒）

少年誰不欲膺富厚，而淫者偏赤貧；少年誰不欲掇巍科，而淫者偏運蹇；少年誰不欲生貴子，而淫者偏無後；少年誰不欲享高壽，而淫者偏早夭。一日風流，終身困苦。有志者，其不可以仰事俯育之身，暫迷情於花柳也。後生可畏，尚慎旃哉。

唐皋（《唐氏譜》）

歙縣唐皋，少年讀書燈下，有女調之，屢將窗紙舔破。公補訖，因題於上云：「舔破紙窗容易補，損人陰德最難修」。一夕有僧過其門，見一狀元扁，左右懸二燈，即書「舔破」二句，異而詰問，始知神火。後果大魁天下。

〔按〕窗前題語，門外懸燈。感應之機，捷於桴鼓。

茅鹿門（《茅公文集後序》）

歸安茅鹿門（*指茅坤，明代著名散文家），弱冠遊學餘姚（*弱冠：不足二十），師事錢應楊。錢氏有婢竊窺之，佯至書室呼貓，意欲相就。公正色曰：「吾遠出從師，若以非禮相犯，何以歸見父母？又何顏以對汝主？」婢愧而去。後登科，以文章名世。

〔按〕念親，仁也；尊師，義也；守節，禮也；不惑，智也。一不淫，而四善備矣。

陸仲錫（《廣仁品》）

嘉靖中，陸簣齋子仲錫，異才也。隨師邱某居京，窺一對門處子，師弗禁，且告曰：「都城隍最靈，盍禱之？」仲錫因往。是夜忽夢中狂哭，眾駭問，曰：「都城隍迫我師徒耳。」詢其故，哭告云：「神查我兩人祿位，吾名下註甲戌狀元，師無所有。神將奏聞上帝，削我祿籍，師則抽腸，以彰顯戮也。」言訖，哭猶未止。而館僮叩戶，適報邱某斃於絞腸痧矣。後陸果以貧賤終身。

〔按〕擇師訓子，最宜詳慎。邱陸師徒，其鑒不遠。

莆田二生（《欲海晨鐘》）

莆田有表兄弟二人，同學甚厚。甲貌醜而富，乙貌美而貧。甲求繼室於富家，必欲觀婿始允。甲懇乙代往，富家許之。將婚，又欲親迎，復懇乙往。方至，天忽大雨，而隔嶺難行，乃止婿宿。乙謙讓至再，又不敢明言取辱。而富家恐失吉期，即欲成禮，乙固辭，不聽。及寢，不敢解衣，次日雨益甚，仍留宿，復不敢近。第三日迎至甲家，甲怒，奔告於縣，縣令雷應龍鞠之（*鞠：審訊）。乙泣訴真情，驗知非偽，乃謂甲曰：「汝妻既同彼宿，義不可歸汝，汝不患無妻。」又謂乙曰：「子不欺暗室，天以是女畀汝（*畀：給予，賜給），聘金吾代償也。」乃以三十金與甲，而令乙為夫婦。

〔按〕欲欺外家者，弄真成假；不欺朋友者，弄假成真。

勸不和其室者 (共六則二法四戒 附女人)

琴瑟不調 (* 此處指夫婦關係相處得不和諧)，非男子之過，即女人之失，大抵曲直參半者多，決無各盡其道，而交相怨尤者也。然而當今之天下，乃男子之天下，非女人之天下，則家之不齊，當歸咎男子。語云：「人生莫作婦人身，百般苦樂由他人。」彼其離親別愛，生死隨人，舉目言笑，唯有一夫耳。饑不獨食，寒不獨衣，有足不能出戶，有口無處聲冤，舍其身而身我，舍其父母而父母我。一遇客外之商、遊學之士，孤房獨宿，形影相憐，豈易受哉！我乃鍾情花柳，造業無窮，桑濮之地 (* 指男女私會之處)，一身獨受其歡，天譴之來，舉室盡遭其禍，鐵石為心，亦當墮淚矣。而或身當富貴，便廣置姬妾，薄視糟糠 (* 指元配妻子)，恐懼惟汝，安樂棄余，抑何不怨之甚也。普勸世人，甯甘淡泊，莫羨多情；縱遇紅顏，且思結髮。莫教他年轉女身，閨中含恨淚淋淋。

鄔憶川 (《節義傳》)

四明鄔憶川，諱孟震。年二十九，喪妻何氏，誓不更娶，終身不復齒男女事。婦有再醮者，挾貲以通。勃然曰：「若愧為婦，奈何汙吾？」暮夜有奔之者，厲聲叱去，亦竟不與人言。夜攜兩兒，蕭然並臥，儼若寡女。當事者時賜粟帛，扁其門曰「義夫」。子元會仕至新安太守。

〔按〕按昏義，男子親迎，再拜奠雁 (* 古代婚禮，男子到女家迎親，用雁作為禮物，叫「奠雁」)，蓋取一與之齊，終身不改之義，非獨婦道為然，夫道亦然也。顧男子以繼嗣為重，一經喪偶，內助無人，不成家道，故於服 (* 指喪服) 終後，不得已而開續娶之途。非因世間男子為政，私自從寬也。嗟乎，人或桑弧未設 (* 指還沒有兒子)，井臼難操 (* 井臼：打水舂米，指家務勞動)，是亦遇之窮耳。苟或不然，則夫婦之倫，原係人道之始，奈何使乾坤之正氣，獨聽巾幗者主張，而鬚眉男子皆屏息以藏耶。卓哉！鄔君，願拜下風矣。

賈御史 (《懿行錄》)

明賈御史某，幼聘魏處士女，逾年而女瞽，處士將返幣焉，御史急娶之。魏孺人日請御史置妾 (* 孺人：明清時七品官的母或妻的封號，所以稱賈御史的妻子為孺人)，御史不可。時御史有兄為戶部，納寵京師，孺人請益力，御史復不可。生子衡，弱冠登第，官至刑部主事。

〔按〕古今來娶瞽女者，唐有孫泰，宋有周世南、劉廷式、周恭叔、張漢英數人耳 (詳唐宋史)，此外不多見也。賈公行履，古人所難，而魏夫人能克配其賢，更足景仰。

史堂 (《感應篇圖說》)

史堂微時已娶，及登第，自恨不得富家女為妻，漸至睽隔 (* 睽：不合)，不與同寢。其妻抑鬱成疾，臥病數年，堂不一顧。臨終隔壁呼曰：「我今死矣，爾忍不一視耶？」堂竟不顧。妻死，心不自安，乃從邪說，以土器蓋面，兼用枷索束其屍。是夕見夢於父曰：「女託非人，生遭楚毒，死受厭勝 (* 厭勝：以巫術詛咒人)，然彼亦以女故，壽祿俱削盡矣。」明年堂果死。

〔按〕天順中，都指揮馬良，最為上愛。妻亡，上每慰問。適數日不出，上怪之，左右以新娶對。上怒曰：「這廝夫婦之道尚薄，豈能事我！」杖而疏之。若史堂夫婦，非宿生之怨對乎？覷破怨家，各自尋門走，不覺有味於蓮大師之言。

裴章（《科名勸戒錄》）

河東裴章，父鎮荊州時，有神僧曇照，言章位望過於其父。弱冠，娶李氏，後從職太原，棄妻洛中，別有所挈。李氏自感薄命，布衣蔬食，日誦佛經。又十年，復遇曇照，照驚訝曰：「吾十年前，嘗語郎君必貴，今皆削盡，何也？」章不能諱。照曰：「夫人生魂訴上帝，恐有大難。」後旬日，為其下剖腹於浴釜中，五臟盡出。

〔按〕李氏可謂覷破怨家，各自尋門走矣。

陳公子（其友曾向家君說）

嘉定陳公子某，為徐文學婿，寵媵婢月蘭，伉儷不和。適有算命婆至，知之，索徐重價，出一小木人付徐，身帶七針，囑其密縫夫枕內，過三夜，婢當失寵。徐如其言。夜半，夫忽狂叫，口吐血沫，徐驚悔，取出斷之。未幾，徐亦狂叫，自稱杭州萬卷書，旬日而死，家遂凋落。

〔按〕夫固無良，婦亦自取。主婢業報，均所難免。

婆羅門婦（詳《雜譬喻經》）

佛世有婆羅門，其妻無子，妾生一男，夫甚愛之。妻懷嫉妒，佯為憐惜，私取小針刺兒胸上，沒入於頂，舉家不知，兒遂哭死，妾悲悼幾絕。後微知之，問一僧曰：「欲求心中所願，當修何功德？」僧曰：「受八關齋（*即八戒），所求如意。」妾遂受八戒。七日命終，轉生即為其女，容貌端正，一歲而死。妻哭之哀，過於妾之哭子。復生一女，倍勝於前，未幾又死，如是七返。最後一女，生十四歲，垂嫁而死，晝夜悲慟，不能飲食。停屍棺中，不忍蓋之，日視其屍，顏色益好，經二十餘日。有一羅漢，化作沙門，詣門求見，直言示之。妻始覺悟，旋復視屍，臭不可近。遂求沙門授戒。明日欲往寺中，忽有毒蛇當道。沙門知其為妾，代之懺悔，解其怨結，蛇後命過，便生人中。

〔按〕薄行之夫，前既詳言之矣。妒悍之婦，其惡豈可恕哉！《正法念處經》云：「女人之性，心多嫉妒。以是因緣，女人死後，多墮餓鬼中」。故略舉《內典》一條，以為炯戒。

勸求嗣者（共五則皆法）

子息一端，人知操之自我，而不知主之者天也；人知主之者天，而不知操之者我也。何謂主之者天？世有姬妾滿室，兒孫絕響；孀然一婦，子女盈前者；比比皆是。更有多方滋補而無效，而未沾藥餌者先得矣；百計嘗試而無功，而暫共衾裯者偏遇矣；此天也，非人也。何謂操之自我？蓋斬焉無後者，非今生所造之因，即前世所招之果。豈有明明上天，於我獨行其刻乎？然作惡既已招殃，則修善自應獲福。譬如虎項之鈴，自繫者還從自解。亦如寒潭之內，積水可以成冰，化冰還能為水，此人也，非天也。善求子者，往往於不求中得之，於方便中得之，於慈悲平等中得之。現見前人獲是報，何不依他樣子修。

靳瑜 (《懿行錄》)

鎮江靳瑜，五十無子，訓蒙金壇。夫人出貲買鄰女為妾。翁歸，因置酒於房，以鄰女侍，且告之故。公面赤，夫人以為己在也，出而反扃其戶。公遂逾窗出，告夫人曰：「汝意固厚。但此女幼時，我嘗提抱之，恒願其嫁而得所。吾老又多病，不可以辱。」遂還之。次年夫人生子文僖公，十七歲發解（*明清時稱鄉試考中舉人為「發解」），位至宰相。

〔按〕因無子故置妾，既還妾反生子。使不還妾，未必生子也。今人無子，便思娶妾，豈知欲火愈熾，福德愈輕，是猶渴飲鹽湯，彌增其渴。惜乎世人不悟也。

馬封翁 (《迪吉錄》)

馬封翁（*封翁：舊時子孫貴顯，父、祖因而受封典的，叫「封君」，也叫「封翁」），中年無子。娶一妾甚豔，每櫛發，見公必避。叩之，乃曰：「父死於任，骸骨難歸，故鬻妾耳。妾未經卒哭，約發以素，是以相避。」公惻然，即日還其母，不索原錢，並助路費，母子拜泣而別。是夕夢神告曰：「天賜汝子，慶流涓涓（*此指子孫不斷絕）。」明年果生一子，因名曰涓，即狀元公也。

〔按〕岳州馮狀元，父無子買妾，得一宦女，還之，未幾妻娠，里中皆夢鼓樂送狀元。與此同。

高封翁 (《感應篇滄註》)

揚州高某，初無子。販貨京口，寓中時聞安息香，一日壁中忽伸進一枝。公潛窺，見一少女獨坐。訪之主人，即其女也。問何以不字（*舊時稱女子出嫁為「字」），曰：「擇婿難耳。」數日，公於鄰中訪一婿以告。主人微嫌其貧。公曰：「吾當借貲與之。」是日即為作伐（*做媒），贈數十金。歸夢神曰：「汝本無子，今當賜汝，可名銓。」逾年，果生一子。後登第，仕至尚書。

〔按〕不起邪心，難矣；為之擇婿，更難。擇婿，難矣；捐貲助其營生，更難。仁人用心，固如此哉！

錢長者 (《懿行錄》)

毗陵錢某，貲甲一郡，行善乏嗣。里有喻老，為勢家所逼，求貸於公，公不計券，如數給與。事平，喻挈妻女踵謝。夫人見女有姿色，欲翁娶之，喻氏甚喜。公曰：「乘人之危，不仁；本欲行善，復雜愛欲於其間，不智。」急還之。是夕婦夢神曰：「汝夫厚德，當賜汝貴子。」逾年果生子，名天錫，年十八，鄉會連捷。

〔按〕經云：「淫人婦女者，得絕嗣報。」可以返觀而悟矣。

富翁某 (《迪吉錄》)

閩富人某，無子，多美妾，皆不育。時有官赴任，中道妻亡，行李告竭，女泣曰：「母將腐矣，不若鬻我以葬，餘為行貲，父任滿贖可也。」父曰：「我止有汝，安忍為此？」女曰：「舍此無策。」於是涕泣鬻之富人，得錢三百千，而富人不知也。見其幽閒貞靜，行止非常，約發雖以素，略不示憂戚之容。問之不告，叩介紹者，乃知其詳，

遂送還其父。父慮錢散無償，翁曰：「不必償矣。」又助路費二百千。未幾，正妻生二子，皆少年登第。

〔按〕馬公所買之妾，是鬻身葬父；富翁所買之妾，是鬻身葬母。若不遇此善人，無以為孝女勸；若不生此貴子，無以為義士勸。

勸求壽者（共三則一法一戒一法戒）

人之有精液也，如樹之有脂也，燈之有膏也。滋之則茂，竭之則枯。《解脫要門》云：「修行之人，若數十年欲心不動，則精髓凝結，漸成舍利。」《道書》曰：「欲念不生，則精氣發於三焦，榮華百脈。」《蘇子》曰：「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無如世人，淫欲關頭，至老不悟。當淫火動時，便起欲念；欲念起時，精氣益耗。精氣既耗，淫火愈動，互相引發，死亡立至。更有服餌熱藥，助火導淫，煎灼五臟，其禍尤慘。至於虧損陰德，削奪壽算，更不必言矣。有志長年者，豈可蹈此覆轍哉？

范縣尹（《迪吉錄》）

唐范某，精於歷數，自算來秋壽祿俱盡。時欲就職江西，訪之日者（*舊時占候卜筮的人），日者曰：「君大限在來年七月矣，何以遠官為？」范曰：「某亦自知，但欲得微俸以嫁女耳。」及之任，買得一婢，詰之姓張，父嘗為某堰官，乃故友也。歎曰：「吾女不愁不嫁。」擇一賢婿，先以女妝嫁焉。秩滿歸京（*秩滿：官吏任期屆滿），仍遇日者，見而駭之，問故，以直告，歎曰：「子今福壽未可量也。」後歷官數任而卒。

〔按〕人若康健時常想死日，則何善不為？何惡不戒？惜乎，不念歸期耳。菩薩八念中，有一念死，其義深哉。

王某（思仁目擊）

崑山庠生子王某，弱冠時，與一鄰女有約，往來不絕。其父時用夏楚（*古代學校的體罰用具，鞭子或棒類），卒不戒。一日傷於胸，得嘔血症，百藥不效。畢姻甫三載，遂身故。其婦哀毀數年，亦卒。

〔按〕昔有宮人，多懷春疾。醫者曰：「須敕數十少年藥之（*舊時皇帝允許稱「敕」）。」帝如其言，閱月，宮人皆肥澤，拜帝謝恩，諸少年俯伏於後，枯癯無復人狀。帝問是何物，對曰：「此是藥渣。」王某既自身為藥渣矣，又欲服藥，將焉用之？

王沈二人（《感應篇集解》）

宋開禧初，簡州進士王行庵，弱而寡欲。其表弟沈某色力強壯，肆情花柳。王屢規之，不聽。一日沈自外歸，目擊其妻與人苟合，正欲取器擊之，手臂忽不能舉，浩歎而卒，時年三十一。丁卯冬，王偶患疾，設醮（*醮：舊時一種禱神的祭禮），道士拜疏，伏地良久，起云：「查公壽算，止得五旬，以兩次不淫人女，延壽三紀（*十二年為一紀），後果至八十有六。」

〔按〕野草閑花，固宜永斷，即夫婦之際，亦當相敬如賓。唐薛昌緒與妻會，必有禮容，先命女僕通語再四，然後秉燭造室，高談雅論，茶果而退。或欲就宿，必請曰：

「昌緒以繼嗣事重，欲卜一嘉會。」此雖近迂，然欲矯枉必先過正。故錄之，以備韋弦（* 韋弦：有益的規勸）。

勸遇難者（共三則二法一戒）

顛沛流離之際，完一婦女節，功必倍之；損一婦女節，過亦倍之。得失天淵，尤宜謹守，是在強為善而已矣。

汪一清（《續筆乘》）

嘉靖末，漳庠汪一清，遇亂被獲。見賊執一婦至，乃同學友妻也，竟認為妹，許其贖出。賊乃同閉一室，相對月餘，不起邪念。後得贖歸，友泣拜謝之，汪隨登第。

〔按〕達旦之義，再見汪君。古往今來，幾人仿佛？

張文啟（《不可不可錄》）

明末福建張文啟，與周某避寇山中。有少女先在，見二人，倉皇欲避。張曰：「去必遇寇，吾等皆誠實人，決不相犯。」中夜，周欲私之，張力阻得免。及旦，張惡周在，同之出山，知寇已退，速訪其家迎之。張後為黃姓者婿，奩具甚厚，觀之，即其女也，生二子，皆登第。

〔按〕周生業報，固自在後，惜乎未之知耳。

池州舟子（池州人述）

康熙癸卯，池州大水。有人駕舟救一少女，將汙之，女仍入水，遇樹得生。逾年女嫁他村，合卺之明日，女見其舅，即前逼己之人。大恨，泣告送嫁者，遂自縊死。

〔按〕後女家與之構訟，其事始聞於人。

勸醫士（共二則皆法）

淫欲關頭，他人破之難，醫家破之易。何則？人想病時，欲心自淡，今則所見無非病人，其易一也；人惟不知衛生，所以斫喪，今則精於調攝，其易二也；男女之體，本是革囊，滿盛惡露，只因薄皮所覆，瞞盡天下英雄，今既識得病源，不啻洞見肺腑，其易三也。勉之哉。

聶從志（《文昌寶訓》）

宋嘉祐間，黃靖國為儀州判官，被攝至冥，主者曰：「汝官儀州，曾知一美事乎？」取簿示之，乃醫者聶從志，於某年月日，在華亭楊宅行醫，拒奔婦李氏。上帝敕其延壽三紀，三世登科。其後一一皆驗。

〔按〕禁止邪淫，鬼神便稱美事，則反此者可知矣！

陳醫師（《感應篇廣疏》）

餘干陳某，嘗醫活一貧士，士感之。一日暮宿其家，值士他往，妻欲出陪，陳止之。婦曰：「姑意也。」陳曰：「不可。」婦低回良久。陳連曰：「不可不可。」後幾不自持，遂取筆書曰：「不可二字甚難。」天明辭去。後陳之子應試，試官欲棄其文，忽聞連呼「不可」。細閱之，決意欲去。遂大聲曰：「不可二字甚難。」不得已，強錄之。及謁見，乃知其故。

〔按〕其子幾不中式，皆從乃父幾不自持來。

勸商農工賈（共六則皆戒附豪仆）

商農工賈，當自念曰：「吾等或靠經營，或靠手藝，披星戴月，冒暑沖寒，不過欲少積錙銖耳。人有妻女，我亦有妻女；人有姊妹，我亦有姊妹。他人若起惡念，我必切齒銜仇；我若稍有邪心，彼亦摩牙抱恨。現見某某為姦淫事，疾病死亡，官非破敗，甚至鬻女賣男，棄家蕩產，只為一念之差，以致如此。吾今早自覺悟，便當斷此邪心。見女之老者，當作母想；長者當作姊想，少者當作妹想，幼者當作女想。不談閨閫（*指內室）之事，不看淫邪之書。兼之步步積陰功，時時行方便，則福壽自然日增，子孫自然榮茂。世間便宜，孰過於此。」

木商某（《戒淫彙說》）

嘉靖末，宜興節婦陳氏，有姿色。一木商見之，百端誘餌，知不可犯，乃夜擲木其家，聞官以盜，又賄胥吏窘辱（*胥吏：官府中辦理文書之類的小吏），以冀其從。婦日夜禱玄壇，一日夢神曰：「已命黑虎矣。」未幾，木客入山，有黑虎躍出，越數人而食之。

〔按〕此等惡人，投畀豺虎，固不足惜。獨惜其白髮高堂，紅顏少婦在千鄉萬里外，哭望天涯，骸槨（*棺材）俱無著耳。客居之士，所當痛心而鏤骨矣。

王勤政（《感應篇圖說》）

滁陽王勤政，與一婦通，有偕奔之約，而虞其夫追及。未幾，夫為婦所制而死。王駭，奔江山縣，自謂可脫。饑投食店，業店者供二人食，王問故，曰：「頃有被發人隨汝，非二人乎？」王知為怨鬼，詣郡自首而伏辜焉。

〔按〕怨鬼既隨，不能自主。其自首也，怨鬼有以使之也。

麻村二人（《不可不可錄》）

麻村甲乙二人，居止不遠。甲戀一孀婦，其妻懷恨。乙使己妻挑之，遂通焉。積久，乙妻亦恨。一夕甲在孀婦家，渴而趨歸，至門首，忽聞乙與妻語，大怒，還至孀婦家，取斧而往。道經乙門，欲先淫其妻以報焉。乙妻亦怨夫之不歸也，姑從甲意。時乙在甲家，度甲將歸，私欲殺之，持斧立自門首，聞門內男子聲，急叩門，甲持斧躍出，乙持斧砍入，暗中大叫。鄰里執炬來勸，乙見姦夫即甲也，大驚，問甲曰：「汝何處得斧？」甲曰：「本欲斷姦夫頭，因汙汝妻，姑饒汝命。」乙曰：「吾何曾奸汝妻？」甲指其斧曰：「此非我廚下缺柄斧乎？」乙語塞。眾皆曰：「此天報也。」譁然而散。

〔按〕淫人妻女，妻女人淫。與慶封之易內何異！

戈阿己 (目擊其審單)

康熙己酉，崑山戈阿己，淫一邱氏婦，時往焉。一日曰：「我殺汝夫，何如？」婦怒，止之。其夕竟操刀往，妻不覺。乘暗揮刃，適邱如廁，誤傷其女，邱聞之官，戈戮於市。

〔按〕奸人之妻，反惡其夫。只此一念，天網難逃。

南京工某 (余成童時親聞)

康熙辛亥冬，南京有工某，僦居崑山。通於賣麵之妻，夫覺之，遷避一村。未幾，工亦遷至。一夕夫自外歸，潛聞私語，密自開門，取麵刀暗中斫之，正中其腦，連被捆榻下。夫以為死，叩鄰取火，火至並殺其妻，而姦夫已失所在矣。明日有人報曰「某處荻葦中有死人。血流遍體，但裹一濕棉被，冰結如膠。」視之，即工某也，相距里許，隔一大河。蓋裹被渡河，冰水入腦而死者。

〔按〕臨白刃，至痛也；渡冰河，至寒也；暴屍骸，至羞也；別妻子，至慘也。而皆於淫念致之。所以《楞嚴經》云：「菩薩見欲，如避火坑。」

張甫 (萬人目擊)

太倉張甫，素有淫掠之行，良家婦女，亦間遭其汙。後投郡城顯宦家，勢益橫。康熙壬戌秋，被害者羅其惡事，控於軍門。當事鞫得其實，拷掠備至，枷示閶門（* 閶門：蘇州城西門），限其絕命而後釋。

〔按〕余閶門目睹後，適梓人（* 指刻板工人）進此板書樣，故並刊之。

勸親狎妓童者 (共二則皆戒)

妓女之流毒，甚矣哉。竭人精氣，耗人貨財，離人夫婦，朴者親之而淫蕩，智者戀之而昏迷。迎新送舊，藏垢納污，此亦天下之至穢者也，而俗士甘之，奇已。至於龍陽（* 龍陽：戰國時魏有寵臣，食邑龍陽，號龍陽君，以後稱男色為龍陽），尤屬多事，幸得為男矣，無可被汙矣。乃於無可汙之處，而必求其汙之之道，豈非自尋煩惱耶！不知何人作俑，其習至今存也。潔白之士，宜並戒之。

趙劉二子 (都中競傳)

宛平民趙林，與劉方遠，飲妓家。妓之舊好王宗義至，劉毆之，立斃。聞於官。劉囑妓誣供趙殺，趙抵死。一日劉方宴客，客忽揪其發，作趙聲罵曰：「爾實殺人。嫁禍於我，我已訴陰司，攝汝輩矣。」未幾，劉與娼俱死。

〔按〕楊邦乂足不涉茶房酒肆，一日被友誘入妓館，遂至焚衣自責。較之趙劉，優劣何如。

張崇義 (友人目擊)

康熙辛亥，山西永甯州銀匠張崇義，比（* 親近）一頑童武根耳子，寢食與俱。一日張醉，先就枕，根耳子見鋪內有物，竟拉殺張，竊之而逃。時適五鼓，逃出東門，門

尚未啟，次早獲之，擬斬立決。

〔按〕俊童在家，每彰閨醜。張生之變，猶屬意外耳。

勸悔過（共三則各兼法戒）

邪淫之事，世人犯者甚多，雖一時不見惡報，然冥冥之中，有默消其福者，有陰奪其算者，有削去其科名者，有死於蛇虎、刀兵、官非水旱者，更有自身暫脫而報於子孫，今世未償而酬於來世者。譬如密羅之雀，處處無逃；亦如漏器之魚，漸漸就死。今人舉足動步，皆臨暗廁深坑，恬不知畏。一旦業報到來，手腳忙亂，如落湯螃蟹，嗟何及哉！普勸世人，早自覺知，生大恐怖，發大羞慚，起大勇猛於佛菩薩前，一一懺悔，則罪從心起，還從心滅，積德既久，自可挽回。若欲超出三界，又當發菩薩誓願，願未來世度盡一切眾生，所有淫業罪報，盡行救拔，使彼蓮花化生，不由胎獄，則不惟惡業消除，抑且獲福無量。故《涅槃經》云：「譬如毬花（*毬花：棉花），雖有千斤，終不能敵真金一兩。如恒河中投一升鹽，水無鹹味。屠刀放下，還同不壞之身；水底回頭，便立菩提之岸。」火急進步，時不待人，若智若愚，皆當自勉。

洪燾（《迪吉錄》）

明洪燾，文忠公次子也。一日如廁，被亡仆拉至陰府，見一貴人中坐，緋衣綠衣者左右侍立，洪以前程為問，綠衣者出一冊於袖中，其字如蚊，已名下不能盡閱，後註云：「合參知政事，以某日汙室女某，降秘閣修撰，轉運副使。」洪悚然淚下，綠衣者曰：「但力行善事，猶可挽回。」既蘇，已死三日。遂勇於為善。後公以秘撰兩浙漕召，甚恐，竟無恙。以上壽終，官至端明殿學士。

〔按〕最易犯者莫如媵婢，豈知折福乃爾哉，慎之慎之。

項夢原（《知非集》）

北直項夢原，原名德棻，夢己中辛卯鄉科，以汙兩少婢削去。遂誓戒邪淫，力行善事。刻《金剛經》，歲施之。後夢至一所，見黃紙第八名為項姓，中一字模糊，下為「原」字。因易名「夢原」。王子鄉試中二十九名，己未會試中第二名，心甚疑之。及殿試，二甲第五（*二甲：第二等），方悟合鼎甲之數恰是第八（*鼎甲：科舉考試中進士一甲前三名的總稱。即第一名狀元，第二名榜眼，第三名探花。狀元居鼎甲之首，別稱鼎元），而榜紙實黃也，後官至副憲。

〔按〕戒淫善矣，並流通內典，善之善者也，奚但滅罪哉？

田某（《不可不可錄》）

明季田某，丰姿俊雅，婦人往往奔之。田心知其非而不能戒。讀書於南山寺，見神人白日告之曰：「汝有大福，因花柳多情，削去殆盡，若自今改過，猶不失為進士御史。」田急猛省懺悔，其爵果如神言。

〔按〕《解脫要門》云：「若懺悔淫業，須觀女根如毒蛇口，其罪自滅。」犯淫戒者不可不知。

勸犯根本重罪者（共三則皆戒）

《華嚴經》云：「邪淫之罪，能令眾生墮三惡道。若生人中，得二種果報：一者妻不貞良；二者得不如意眷屬。」《罪福報應經》云：「淫人婦女者，死入地獄，男抱銅柱，女臥鐵床。從地獄出，常生下處，墮雞鴨中。」雖然，此猶泛言淫業也。若乃至親尊長、僧尼淨眾，而有烝穢染汙（*烝：與母輩通姦），則名根本重罪，死墮無間地獄。屠割燒磨，無暫停息。此界壞時，寄生他界；他界復壞，更寄他方。具如經說，言之可畏。若世人不知，曾犯此罪，或雖無其事，而有其心，亦名為犯。須知此人三寸氣斷，必墮無間地獄，千萬億劫，求出無期。宜乘康健之時，於三寶前，苦切懺悔，誓度十方一切眾生，使彼皆出三界，我然後方成正覺。則雖有定業，自然消除。昔阿闍世王，犯大逆罪，以懺悔懇切故，在地獄中，不過如世間牢獄五百日苦（詳《菩薩本行經》）。足見懺悔功德，不可思議。倘然一日因循，難免長劫苦楚。

朱公取卷（本房吳履聲述）

宿松令朱維高，康熙己酉，入江南內簾，取中一卷，夜夢鬼曰：「此人不可中。」因手書一「淫」字。問其詳，曰：「此人奸繼母之女，已干天譴。」次日偶忘其夢，以此卷呈，主試者大加稱賞，忽以筆抹「險阻」二字，朱稟云：「中卷內有此字者甚多，似不應抹。」主試者悔之，命朱洗去。及洗，而墨跡潰透數層矣。忽憶前夢，遂決意擯去。

〔按〕北俱盧洲，當男女會合時，同至樹旁，樹枝四面垂下，自然得諸臥具。若此女係母姨姊妹，樹枝不垂，強意汙之，樹即枯死（出《起世因本經》）。可見骨肉之間，大犯天忌，擯出孫山，未足以懲其罪也。

許兆馨（《感應篇說定》）

晉江許兆馨，戊午孝廉也。往福寧州，謁本房座師（*明清舉人、進士稱其本科主考官為「座師」），偶過尼庵，悅一少年尼，挑之不從，遂以勢脅之，強汙焉。次日無故發狂，嚼舌兩斷而死。

〔按〕此是花報，果在地獄。

進香舟人（姑蘇間進香者述）

順治初年，有夫婦進九華香，夜宿舟中，有人窺其妻美，夜半詐為夫而淫之。次早方覺，慚而縊死。夫大痛，買棺殯於道。朝禮畢，載其柩歸。至家，則其妻先在焉。駭以為鬼，婦曰：「汝送我先歸耳。」夫益駭。發棺視之，則死者乃同舟人也。項上有索，如縊死狀。由是遠近傳播，朝禮者，益加嚴肅。

〔按〕進香之人，定係信男女，報之所以速而奇也。

勸發心出世（引經十則八法二戒）

昔世尊在祇園精舍，有四比丘，共論世間何者最苦，一言淫欲，一言饑渴，一言瞋恚，一言驚怖，共諍不止。佛言：「汝等所論，未究苦義，天下之苦，莫過有身。饑渴、瞋恚、色欲、怨仇，皆因有身。身者，眾苦之本，禍患之源。」（出《法句經》）即如淫欲一事，有女人之身，即愛男子；有男子之身，即愛女人。敗名喪節，損福削壽，靡不由之。縱或矢貞守操，現享富貴，而享富貴時，必造惡業。一日行兇，萬劫受

報，所得不償所失。即或享福之時，又修善業，直至生天，而天福一盡，復入輪回。所以經云：「轉輪聖王，王四大天下，飛行自在，福盡還作牛領中蟲。」則知業緣福報，總歸墮落之因；地獄天宮，儘是輪回之處。若不發出世之心，趣菩提之路，而徒屑屑焉，今日修善，明日改惡，轉輪於三途八難，非所望於血性男子也。雖然，曲高者和自寡，此言可為知者道。

如來降誕（《釋迦如來譜》，此條雖無與乎戒淫，然欲為下文張本，不得不述應化原由。庶使一段大事因緣，不至泯沒耳。）

本師釋迦牟尼佛，於無量劫前，已經成道。為欲救度眾生故，分身無數，處處示現降生耳。即以此土釋迦言之，即天竺國淨飯王之太子也。未降生前，在兜率天宮，名善慧菩薩。時天竺國有聖王，名淨飯王，聖後名摩耶夫人，皆過去古佛，現身為國王國母。菩薩即乘六牙白象，騰空入夫人右脅，聖母即覺身體安樂，如服甘露；智慧辯才，應時具足；諸天妙膳，自然而至。將及彌月，聖母引諸宮女遊於園中，偶舉右手，攀波羅叉樹枝，太子於右脅忽然而生，放大光明，遍照天地。萬天聖眾，讚歎歡喜。地上忽湧香水二池，一冷一熱，浴太子身。又虛空中九龍吐水以應之，四大天王抱持太子，忉利天王以天衣承接。爾時太子，各於方面自行七步，曰：「天上天下，唯我獨尊。」時淨飯王坐寶殿上，適議國政，忽聞大臣擊歡喜鼓，奏誕聖子。欲以寶輦載之入宮，毗首羯磨天化作七寶車，四大天王為之御，諸天於虛空中燒微妙香，供養太子。太子身具三十二相，八十隨形好。十九出家，三十成道。此其大略之毫末也，詳在大藏諸經，不可殫述。

不染世緣（《佛本行經》及《過去因果經》）

爾時淨飯王，聘耶輸陀羅為太子妃，具足姻禮。復增二妃，一名瞿夷，二名鹿野，即為三妃。起三宮殿，采女三千，侍御太子。第一宮采女，當於初夜；第二宮采女，當於半夜；第三宮采女，當於後夜。宮中復奏千萬音樂，晝夜不絕。爾時太子恒與其妃，行住坐臥，無有世俗之意。於靜夜中但修禪觀，未嘗與妃有夫婦之道。

菩薩降魔（《觀佛三昧海經》）

魔王波旬見太子勇猛修行，欲敗其道，遍集天兵，毒龍惡鬼，詣太子所，刀輪火箭，四面雲集。太子入慈心三昧，不能為害。波旬大怒，復遣三女，天冠纓絡、容儀晃耀，乘七寶車，安施寶帳，無量玉女各奏天樂，身中毛孔皆出妙香，至太子所，下車合掌，安詳徐步，禮敬太子。手執寶器，盛天甘露，獻太子，言：「太子生時，萬神侍衛，何棄天位，來此樹下？我是天女，六天無雙，願以微身，奉上太子，乞遂下情。」爾時太子身心不動，但以眉間白毫旋向三女。三女自見身內：膿血洩（*鼻涕）唾、九孔筋脈、大腸小腸、生藏熟藏，其間各有無量諸蟲，宛轉遊戲。三女爾時即便嘔吐。又見自首：一化為蛇，一化為狐，一化為狗。背上負一老母，發白麵皺，猶如僵屍；胸前復抱一死小兒，六竅流膿。三女驚怖，匍匐而去。

醜訶美女（《雜譬喻經》）

佛世一婆羅門，生女端正，豔麗無雙。乃懸金於外，募有能訶我女為醜者，當與之金，九十日內竟無應者。引至佛所，佛便訶言：「此女甚醜，無有一好。」阿難白佛言：「此女實好，而佛言惡？」佛言：「人眼不視色，是為好眼，耳鼻舌亦爾。身不著

細滑，是為好身；手不盜他財，是為好手。今此女眼視色、耳聽音、鼻嗅香，身著細滑，手喜盜財，如此之者，皆不好也。」

佛破男欲 (《出曜經》)

拘睢彌國，有摩因提，生女端正，將詣佛所，願給箕帚（*作妻妾）。佛言：「汝以女為好耶？」曰：「從頭至足，周旋觀之，無不好也。」佛言：「惑哉肉眼！吾觀從頭至足無一好也。汝見頭上有發，發但是毛，象馬之尾，亦皆爾也。發下有髑髏，髑髏是骨，屠家豬頭，骨亦皆爾。頭中有腦，腦者如泥，臊臭逆鼻，下之著地，莫能蹈者。目者是池，決之純汁。鼻中有涕，口但有唾，腹藏肝肺，皆爾腥臊，腸胃膀胱，但盛屎尿。四肢手足，骨骨相拄，筋攣皮縮，但恃氣息以動作之。譬如木人，機關作之，作之既訖，解剝其體，節節相離，首足狼籍。人亦如是，好在何處？」

佛破女欲 (《摩鄧女經》)

佛告摩鄧女（*又作摩鄧伽女，淫女，曾以幻術迷惑釋加牟尼佛的弟子阿難）：「汝愛阿難何等？」女言：「我愛阿難眼，愛阿難鼻，愛阿難口，愛阿難耳，愛阿難行步。」佛言：「眼中但有淚、鼻中但有涕、口中但有唾、耳中但有垢、身中但有屎尿，臭處不淨。其夫妻者，便有惡露；惡露中便生兒子。已有兒子，便有死亡；已有死亡，便有哭泣。於是身中，有何所益？」

目連卻婦 (《禪秘要經》)

長老目連，得羅漢道。本婦欲從之，盛服莊嚴，欲壞目連。目連即說偈言：「汝身骨乾立，皮肉相纏裹。不淨內充滿，無一是好物。我心如虛空，一切無所著。正使天欲來，不能染我心。」

沙彌守戒 (《賢愚因緣經》)

佛世安陀國有優婆塞，供養一比丘、一沙彌，日日饋膳。一日舉家出門，獨存十六歲幼女，容貌無雙，偶忘饋膳，食時既至，比丘遣沙彌自取。女聞叩門，知為沙彌，喜而延入，倍現淫態，謂沙彌言：「吾家財寶，其數無量。若遂我願，當為汝婦。」沙彌自念：我有何罪，遇此惡緣。寧喪身命，終不破戒。若欲逃去，彼必牽住，路人見之，反取污辱。乃方便告云：「汝可閉門，我入一房暫停須臾，當即如願。」女出閉門。沙彌入室，見一剃刀，心甚歡喜，乃脫衣服，合掌跪向拘尸那城，佛涅槃處，涕泣發願：「我今不破佛菩薩戒及和尚戒，自捨身命，願我生生，出家修道，究竟成佛。」遂自刎死，流血滂沱。其女見之，欲心頓息，大生悔恨，自斷其發。父適歸家，叩門不啟，使人逾入，見女如是，駭問其由。女默不答，心自思惟：若以實對，甚可羞慚；若言沙彌辱我，必墮地獄，受苦無極。展轉熟思，即以實告。父因入房，合掌作禮。國王聞之，禮拜讚歎，見聞者皆發菩提之心。

抱眠罪果 (《僧護經》)

僧護比丘，從龍宮出，經歷一處，備見種種可畏之事：殿堂壁柱，及諸器皿，皆血肉所成，火燒受苦，共有五十六事（詳在經中）。內有二沙彌，眠臥相抱，猛火燒身，苦不休息。出問世尊，世尊一一答之（詳在經中）。又云：「汝見二沙彌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共一被褥，相抱眠臥，故入地獄；火燒被褥中，相抱受苦，至今不息。」

業識化蟲 (《法句喻經》)

佛世有清信士，供養三寶。臨終之時，其妻在傍，悲傷痛苦，夫聞哀戀，即時命終，魂神不去，在婦鼻內，化作一蟲。時有道人，見婦哀哭，善言勸諭。其婦爾時，涕淚交出，蟲便墮地，婦見而慚，欲以腳踏。道人急告曰：「止止，莫殺，是汝夫君！」婦曰：「吾夫奉經持戒，精進難及，何緣為此？」道人曰：「因汝恩愛，臨終哭泣，動其戀慕，故墮蟲身。」道人為蟲說法，蟲聞懺悔，命終生天。

〔按〕臨命終時，最為要緊。一念偶錯，前功盡棄。慎之。

欲海回狂集卷二

受持篇

居官門 (共計十科，七十有五條，多屬治國平天下之事。)

〔發明〕萬惡之首，實唯邪淫。況居高位，式化匪輕 (* 式化：作為榜樣來教化下民)。作君股肱，納誨宜勤。為民父母，訓俗須殷。敢竭芻蕘 (* 指草野之人)，獻之公庭。擴而充之，存乎其人。

翼贊皇猷第一 輔君以清心寡欲。時陳福善禍淫之理。|| 不進淫書。不獻美女。|| 常言少置妃嬪。|| 疏請禁天下編輯淫書。裁節梨園教坊 (* 舊時演戲的場所)。流通三教典籍。 (八條，初成主德，次盡臣道，次福及宮中，末恩流海內)

鼓勵風俗第二 增修節義傳。贈義夫節婦扁額，仍不許置酒高會。刊行善書。嚴喪中娶妻生子律。|| 禁畜娼優。禁編造淫書。禁賣小說。禁寫春畫。禁造泥美人。禁貨淫藥及淫具。禁賭博。禁掠賣男女。禁賽會迎神。男女無故不入尼院。婦女不豔遊。|| 妾不衣帛。婢無膏沐。稅沽酒。 (十八條，初尚禮教，次禁囂靡，末崇節儉)

約束軍士第三 嚴禁姦淫虜掠。不許混入尼庵。 (二條，初通禁，次特禁)

不輕准呈狀第四 離人夫婦。株連尼孀。|| 姦情無實。童年男女。 (四條，初存厚，次原情)

勿逮婦人第五 非關大逆。事在赦前。有夫男者。|| 適欲遣嫁。新婚之女。臨產之婦。|| 我將遠出。我方醉怒。 (八條，初論事，次諒情，末審己)

勿輕逮婦人第六 良時令節。酷暑嚴寒。事尚可遲。|| 路遠經宿。|| 可以調和。勢家所訟。未經三思。|| 現在出家。多年守寡。良家之女。有孕之婦。新遭火盜。 (十二條，初揆時，次度地，次量事，末觀人)

謹防物議第七 不以美女幼童結權貴。不縱幕賓及子弟、親戚、僕從，遊妓館。不於任所納妾聯姻。|| 不賞花玩月。不受助淫藥餌。不納舞女歌童。不赴優觴妓席。 (七條，初恐失名節，次恐損威望)

用刑仁術第八 生員犯奸，教官撲責。僧道違律，易服施刑。|| 婦人有罪，著衣行杖。重罪女犯，另置一牢。 (四條，初貴賤有等，次男女有別)

毋置妾第九 有子。年老。姬媵滿前。已造淫業。||家有悍妻。有俊仆。多方求子不效。||自身顯達，妻在故鄉。(八條，初論理，次量勢，末度情。以下通士庶)

不敢作妾第十 同姓女。儒家女。尼孀女。||祖父之婢。(四條，初以在外者言，次以在家者言)

居家門 (共十科，一百條，多屬齊家之事)

〔發明〕具此鬚眉，號曰丈夫。一家之中，瞻我仰我，苟失其正，萬事俱左。天惡淫人，如棄涕唾。邪淫之報，更仆難數。說之傷心，聞之悽楚。聊陳管見，不辭口苦。遵此居家，芳流千古。

杜邪第一 妓女不許入門。梨園不許入門。賭博挾妓者不許入門。||師巫不許入門。藥婆不許入門。貨淫具者不許入門。(六條，初絕能淫之輩，次斷導淫之緣)

遠嫌第二 同胞兄弟，不入寢室。嫂叔相見，笑不露齒。男女五歲不同臥，十歲不同食。不互穿小衣。出嫁姊妹，不至其臥房。從堂姊妹嫂叔，不私見。服外姊妹不相見(*服外：表示關係較疏遠)。抱幼妹侄女，不裸形，不鳴口。||女子無故不見姑夫。妻之姊妹不相見。婿至外家，不進內室。妾之兄弟，不見主母。||養媳雖幼，勿使共食。非至戚，內外不通問。非大禮，內外不通問。(十五條，初同姓，次異姓，末同異姓)

肅閨第三 家中不聞悍婦聲。婦女不豔妝，不佩香囊。不觀燈看戲。不窺門。少飲酒。無穢語。相敬如賓。笑不露齒。暑不袒裼。男子暑月下體重衣，女人三衣。衣服不曬外，不薰香。名刺書簡，妻女不代筆。妾不近僮仆。||奴不裸形。婢不入市。(十五條，初妻妾，次仆婢)

家教第四 對子女，夫婦不戲。||男子過十歲，不近婢。往親友家，勿使入內。行路教以正視。不許多飲酒。不許觀燈、看戲、遊春。不許習博弈、□蒲(*□蒲：古代博戲。□，同「樗')、鬥牌、擲骰。勿近狂徒。勿從譏謗三寶之師。使早修不淨等觀。使常知福善禍淫。||幼女勿使僮仆抱。六歲以上，不出門庭。不許飲酒。不許覽山歌、小說。勿學詩、畫、琴、棋。常使持經念佛。教以四德三從。(十八條，初端其本，次訓子，末訓女)

冠婚第五 未冠不先婚。贅婿及養媳，未婚各不相見。洞房無戲謔聲。||子已冠，父節欲。子已婚，父絕欲。(五條，初夫道，次父道)

喪祭第六 三年之喪，不娶妻妾。夫婦不同寢。期之喪，夫婦僅同寢。||父母忌日，不同寢。將忌三日，僅同寢。(五條，初喪略，次祭略)

宴會第七 不尚聲樂。不酣歌狂飲。妾婢不侑觴(*侑觴：勸酒)。||孀婦非至戚，不邀飲，不留宿。女親在家，臥室宜遠徙。親戚所隨婢媵，臥榻不離其主母。少年女僕邀遠客，必使其夫同往。(七條，初男，次女)

遠慮第八 家主常早起晚睡，門戶謹嚴。不與迎神賽會。||子女謹樸者，婚嫁宜遲。流動者，婚嫁宜早。太幼勿聯姻，勿過信媒妁。勿輕以女為養媳。有二子者喪偶勿娶，一子者宜娶妾，恐凌虐原配子女故。少年孀婦有志者守，無力者嫁。||不畜美貌乳母。不彰豔妾名。奴婢不令同處食，同室臥。不畜豔婢。不畜俊僮。||不藏戲文小說、美女圖像、樂器。(十五條，初防意外事，次婚嫁等事，次妾媵等事，末器玩等事)

世諱第九 父子同居防聚麀。兄弟同居防亂宗。〓親戚同居防亂姓。室女通外防閨醜。(四條，初防倫紀之壞，次防德名之損)

御下第十 寬待奴僕，常作子想，於諸媵婢，常作女想。〓妻不在家，婢媵不臥寢室。脫靴帽、換衣服，勿用婢。洗男子溺器，不用婢。奴僕早婚配。新婚者不遠遣。婢媵父母備價來贖，速還其券。家生女，聽仆遣嫁。奴婢通姦宜遠逐之，勿酷毒拷掠。罵奴婢，不及其父母妻室，彼若罵他人，亦嚴禁之。(十條，初總言稱心之厚，次備到政寬)

廣戒門 (共十科，一百二十條，多屬修身正心之事)

〔發明〕諸惡莫作，眾善奉行。阿難此語，苦口叮嚀。載於《阿含》，《增益》之經。吾述「廣戒」，本此苦心。莫謂人微，其言亦輕。凡百君子，洗耳來聽。

守身第一 不敢以父母之遺體，隕節敗名，令人不齒。不敢以父母之遺體，少年斫喪，多病早夭。〓不敢以父母之遺體，顯犯王法，身投憲網。〓不敢以父母之遺體，上干天譴，福祿俱消。不敢以父母之遺體，造絕嗣因，斬焉無後。(五條，初以名壽言，次以國法言，末以果報言)

攝心第二 務絕愛心。貪心。驕心。侈肆心。逸樂心。妒忌心。怙惡心。迷戀心。隨逐心。退惰心。〓常發慈心。悲心。恕心。智慧心。厭惡心。羞愧心。恐懼心。懺悔心。堅固心。出世心。(二十條，初去妄，次存誠)

言語第三 與女人言，不現情欲相，不談夫妻胎產事。不傳閨門語。不破人婚姻。不代人作伐(作伐：作媒)。不介紹買婢妾。不以穢語罵仇家。不出風流綺語。〓乍見遊女，不以告人。不言某處劇戲。不說女人貞淫好醜。不論服飾妍媸。不言某家有賢女、長女、美女。不問某家婦有孕與否。不讚歎淫書。常言善惡必有報應。常言死後神明不滅。(十六條，初自積陰功，次斷人邪念)

文藝第四 多閱內典。少撰詩賦。〓見詩書所載節婦，常起敬心。所載美女，不起染心。於苟且事，不起隨喜心。賀祖父、伯叔、兄弟、姊妹畢姻詩文，不低回涵泳。〓常善著書。不評閱傳奇事。著節婦傳，不稱其貌。不翻貞節事案。不流通婦女詩文。纂修史冊，遇導淫之事，痛加刪削，誹謗僧尼者，尤甚。(十二條，初預養善心，次防微杜漸，末志存利益)

出外第五 不往茶軒酒肆。不赴娼優席。不遊春。不觀審錄姦情事。〓不宿孀婦家。訪友不默入中堂。不窺內室。不抱他家女孩。不與婢婦言笑。〓見婦人不有意整容。不揣度是何人妻女，嫁否、孕否、賢否。見婦人衣服簪珥，不念是何人物。對他家亡婦像，不注目視，不念其妍媸。見人類異類行欲，心不隨喜。〓與男子同被，不解下衣。不同浴同廁。(十六條，初慎所往，次絕嫌疑，次清念慮，末修容止)

相與第六 譏謗三寶者勿友。編撰淫書者勿友。談論閨門者勿友。親狎妓童者勿友。好酒賭博者勿友。〓常勸人歸依三寶。流通善書。深信因果。持不二色戒。修不淨觀法。(十條，初擇友，次忠告)

時令忌第七 佛降生日。成道日。天地交會。國忌。三光之下。雷電風雨。六齋十齋日。三元五臘日。八王日。大寒大暑。〓父母誕忌。夫婦誕日。(十二條，初公戒，次

私戒)

胎產忌第八 孕婦不絕房事，子殤於痘。勞形者，子女患驚。勞神者，子女患淫。服熱藥者，子女患瘡，常多血證。起居輕佻，子女形體不正。孕婦飲酒，子女淫佚。精氣損耗，子女怯弱。||產後行欲，夫婦癆傷。(八條，初胎前，次產後)

妻妾忌第九 非地。非道。懷娠。產未四月。抱兒。乳兒。病。其父母誕忌。||作他女想，父母之媳想。(十條，初身孽，次意孽)

雜錄第十 見婦人，目不逆送，不出穢語。不同婦女乘涼。不往觀迎親者。不懼內。不虐內。小溺不視下。不故意出精。||拭去市井中所粘助淫方。過尼孀牆下，不小溺。遙見婦女不小溺。暗不裸形。(十一條，初絕鄙薄態，次存長厚心)。

滅罪門 (共七科，六十條，多屬誠意之事)

〔發明〕光陰如箭，日月如流，業報一至，欲避無由。乘此康健，勇猛回頭。六根不動，八苦齊休。(* 八苦：即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愛別離苦、怨憎會苦、求不得苦、五陰熾盛苦)

親近三寶第一 參究禪學。常修淨土。||紹隆佛種。莊嚴佛像。修造殿宇。||流通經典。持誦神咒。||常參訪大德高僧，四事供養。勿念僧尼過。||居官常護法。(十條，初總歸，次佛寶，次法寶，次僧寶，末總結)

發宏誓願第二 眾生無邊誓願度。||煩惱無盡誓願斷，法門無量誓願學。||佛道無上誓願成。(四條，初悲心，次智心，末圓滿心)

懺除業障第三 懺悔無始已來，邪淫六親尊長之罪。懺悔邪淫出家四眾之罪。懺悔邪淫朋友妻妾之罪。懺悔邪淫奴僕婢媵之罪。懺悔邪淫歌童妓女之罪。懺悔邪淫神女仙姑之罪。懺悔邪淫天龍八部之罪。懺悔邪淫鬼魅妖狐之罪。懺悔邪淫餓鬼畜生之罪。如是一切罪垢願乞消滅。||又代宿世今生父母六親懺悔。又代國王師長懺悔。又代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懺悔。又代朋友知識懺悔。又代無量劫來債主怨家懺悔。又代地獄餓鬼畜生懺悔。又代刀兵饑饉疾疫眾生懺悔。又代諸天諸仙懺悔。又代盡虛空遍法界一切苦惱有情懺悔。如是一切罪垢，願乞消滅。(二十條，初自懺，次代懺)

修福利人第四 施戒淫書。取人淫書付火。||保全婦女節。||助贊嫁女。代贖良家女。收養兒。施胎產良方。(七條，初布施智慧，次布施聲名，末布施財帛)

現在覺悟第五 見妻妾產育，受諸苦惱，當作累他想，默念佛號，願其世世不受女身，往生佛國。見子女疾苦，及諸產育，亦當作累他想，度脫想。見婢媵懷抱兒女，亦當作累他想，度脫想。||遙想數世後子孫，代代娶妻，代代嫁女，代代產育，代代生死，亦當作累他想，度脫想。(四條，初因見生覺，次因想生覺)

隨喜功德第六 見貞節事。見貧女長女得嫁。見人夫婦復合。見善書。||見人離欲出家，皆當贊成，助之歡喜。(五條，初世間功德，次出世間功德)

罪滅之相第七 忽然不想欲事。忽然覺女身污穢。忽然厭惡娼優。忽然欲毀淫詞小說。||忽然發慈悲心。忽然信因果。忽然肯布施。忽然尊信三寶。忽然自知將來必死。忽然厭惡此身，發出世之想。(十條，初專以淫見，次不專以淫見)

經要門 (經分四科，二十四條，多屬格物致知之事)

〔發明〕我聞在昔，鳩摩羅什，臨滅度時，矢天誓曰：「余譯經典，字字誠實。苟有虛言，舌當腐出。」及至荼毗，萬人目擊，舌獨不壞，如蓮之赤。三藏真言，有此威力。天宮龍宮，寶而弗失。供以香花，浮屠萬級 (* 浮屠：佛塔)。痛彼凡夫，有目不識。覲面錯過，尤堪歎惜。我今盥手，敬錄數筆。拜登梨棗 (* 梨棗：舊時刻書多用梨木或棗木，因以「梨棗」指代書版)，流通萬邑。共斬淫魔，遺世獨立。

菩薩訶欲分第一

《大寶積經》云：「菩薩觀諸眾生，愚癡顛倒，耽嗜淫欲，於母姊妹，尚生陵逼，況復其餘？觀是事已，作是念言：苦哉世間，此等眾生，曾處母胎，臥息停止。生由產門，如何無恥。共行斯事，極可憐憫。墮於地獄畜生閻羅鬼趣，無暫停息。譬如生盲，群狗逼逐，臨大坑澗。彼諸眾生，亦復如是。譬如困豬，行處糞穢，兼又食啖，初無厭惡。彼諸眾生，亦復如是。我當為彼宣說妙法，令其永斷諸欲煩惱。」

《月上女經》云：「汝等昔或作我父，我或與汝昔為母，互作父母及兄弟，云何於此生欲心？我或往昔殺汝等，汝等或復殺我來，各作怨仇互相殺，云何於此生欲想？」

《智度論》云：「菩薩觀諸衰中，女衰最重。刀、火、雷、電、霹靂、怨家、毒蛇之屬，猶可暫近。女人慳妒、瞋諂、妖穢、鬥諍、貪嫉，不可親近。」

《增一阿含經》云：「莫與女交通，亦莫共言語。有能遠離者，則離於八難 (* 見聞佛法有障礙的八難處，即地獄、餓鬼、畜生、北俱盧洲、無想天、盲聾暗啞、世智辯聰、佛前佛後) 。」

《長阿含經》云：「阿難白佛言：佛滅度後，諸女人輩，來受誨者，當如之何？佛言：莫與相見。阿難又白：設相見時，當如之何？佛言：莫與共語。阿難又白：設與語者，當如之何？佛言：當自檢心。」

《密嚴經》云：「男女相耽愛，精血共和合，如蟲生臭泥，此中生亦爾。」

(上共六章。首二，悲憫一切。三四五，斷絕淫根。末，斥其不淨以結之) 。

邪淫罪報分第二

《法苑珠林》云：「佛言邪淫有十罪：一者常慮彼夫所殺；二者夫婦不睦；三者惡增善減；四者妻子孤寡；五者財產日耗；六者惡事常被人疑；七者親友誹謗；八者廣結怨家；九者死入地獄；十者報盡為男，妻不貞潔，報盡為女，多人共一夫。」

《八師經》云：「邪淫犯人婦女，或為夫主所獲，臨時得殃，禍及門族。或為王法收捕，酷毒掠治；地獄畜生，次第而受；縱得為人，閨門淫亂。吾見是故，不敢復淫。」

《薩遮尼乾子經》云：「自妻不知足，好淫他人婦，是人無慚愧，受苦常無樂。」

《優婆塞戒經》云：「若於非時、非處、非女、處女，若屬自身，是名邪淫。若屬自身，而作他想；屬他之人，而作自想，亦名邪淫。如是邪淫，亦有輕重，從重煩惱，則得重罪；從輕煩惱，則得輕罪。」

《涅槃經》云：「菩薩雖不與女人和合，然見男女隨逐，便生貪著，即名毀破淨戒。」

《造像功德經》云：「佛告彌勒，有四種因緣，令諸男子受黃門身：一者殘害他形，乃至畜生；二者於持戒沙門，瞋笑譏謗；三者情多貪欲，故心犯戒；四者親近犯戒人，復勸他犯。若有男子，先行此事，後起信心，造佛形像，不受斯報。復有四種業，能令丈夫受二形身：一者於尊敬所，而有蒸穢；二者於男子身，非處染著；三者即於自身而行欲事；四者銜賣女色（* 銜：炫耀），而與他人。若有眾生，曾行此事，深自悔責，造佛形像，不受此身。」

（上共六章。首二三，以惡人言；四，以善人言；五，以出家人言；末，勸其懺悔）。

戒淫功德分第三

《七佛滅罪經》云：「受持淫戒，有五善神侍衛：一名貞潔，二名無欲，三名淨潔，四名無染，五名蕩滌。」

《佛般泥洹經》云：「佛告柰女不邪淫者，有五增福：一多人稱譽，二不畏縣官，三身得安隱，四死生天上，五從立清淨，得泥洹道。」

《戒德香經》云：「不淫佚者，不犯他妻，所在化生蓮花之中。」

《楞嚴經》云：「若諸世界六道眾生，其心不淫，則不隨其生死相續。汝修三昧，本出塵勞，淫心不除，塵不可出。縱有多智禪定現前，若不斷淫，必落魔道。必使淫機身心俱斷，斷性亦無。於佛菩提，斯可希冀。」

《提謂經》云：「年三長齋月，月六齋日，三光之下，及八王日，並須忌之。」

《禪要訶欲經》云：「行者求道，持戒修定，應除六欲：所謂色欲、形容欲、威儀欲、言聲欲、細滑欲、人相欲，著上諸欲，令觀可惡不淨之相。」

（上共六章。首二，言眾福歸集。三四，言出離生死。五六，示以戒之之法）。

警悟在俗分第四

《菩薩訶色欲法》云：「女色者，世間之枷鎖，凡夫戀著，不能自拔。女色者，世間之重患，凡夫困之，至死不免。女色者，世間之衰禍，凡夫遭之，無厄不至。行者既得捨之，若復顧念，是為從獄得出，還復思入；從狂得正，而復樂之。」

又云：「女人之相，其言如蜜，其心如毒。譬如淵停澄鏡，而蛟龍居之；金山寶窟，而師子處之。室家不和，婦人之由；毀宗敗族，婦人之罪。實是陰賊，滅人慧明。譬如高羅，群鳥落之，不能奮飛。又如密網，眾魚投之，剗腸俎幾。是以智者知而遠之，不為此物之所惑也。」

《大寶積經》云：「當知婦人，是眾苦本，是障礙本，是殺害本，是繫縛本，是怨對本，是生盲本。當知婦人，滅聖慧眼。當知婦人，是熱鐵花，散佈於地，足蹈其上。」又云：「何因緣故，名為婦人？所言婦者，名加重擔，能令眾生，負於重擔，遍周行故。」

又云：「我觀一切千世界中，眾生大怨，無過妻妾女色諸欲。於女色等，所纏縛故，於諸善法，多生障礙。」

《四十二章經》云：「人繫於妻子舍宅，甚於牢獄。牢獄有散釋之期，妻子無遠離之念。」

《道行般若經》云：「在家者，與婦人相見，心不喜樂，常懷恐怖。譬如有人，行大荒澤中，心畏盜賊。」

(上共六章。首二三，統論女色之害。四五，言眾生被其所縛。末，動其畏懼之心。以後皆入觀想法門，工夫尤為深細，必須澄心默照，至於純熟，方能永斷淫根。)

胎獄觀 (音貫，後同。此觀成時，了悟胞胎種種慘狀，是為原始息淫方便門)

〔發明〕父母未生前，面目將何在？只為投胎時，見欲生貪愛。淫心才一起，忽被精血蓋。從此十月中，次第還宿債。母啖熱食時，如受鑊湯溉。母飲冷水時，若臥寒冰塊。腹中當飽滿，頂上懸鐵袋。五內若饑虛，空洞無依賴。當其臨產育，母危父驚駭。眷屬繞床前，叩首呼天拜。身在兩山中，遙遙難出外。蓐母牽其頭，握之如引帶。細皮觸著手，刀劍無能賽。放聲忽大哭，痛苦不可耐。旁人不識此，鼓掌皆稱快。豈知稱快人，當年亦此態。清夜一思量，咄咄真堪怪。此言非臆說，《五王經》所載。凡夫貪愛欲，生生常困憊。無量無邊劫，曾見何人代。欲破煩惱軍，智者擒其帥。主帥是淫魔，魔死餘兵敗。更將胎形慘，屈指陳其概。珍重世間人，可一不可再。

《修行道地經》云：「胎成七日，初不增減。二七日如薄酪；三七日如生酪；四七日如熟酪；五七日如生酥；六七日如瘰肉（*瘰肉：隱於身內的寄肉、瘤腫）；七七日如段肉；八七日其堅如坯；九七日變五泡、兩肘、兩髀及項；十七日續生五泡、兩手腕、兩足腕及頭；十一七日，復生二十六泡、十手指、十足指、及眼耳鼻口；十二七日泡相成就；十三七日，現腹相；十四七日生五藏；十五七日生大腸；十六七日生小腸；十七七日有胃處；十八七日生二藏；十九七日生手掌足趺臂節；二十七日生陰臍頤乳；二十一七日有三百柔軟骨，如初生瓠；二十二七日如未熟瓠；二十三七日堅如胡桃；二十四七日生一百筋；二十五七日生七千脈，尚未具成；二十六七日，成如藕絲；二十七七日有三百六十三筋；二十八七日始生肌膚；二十九七日肌肉稍厚；三十七日方有皮像；三十一七日皮轉厚堅；三十二七日皮革轉成；三十三七日耳鼻肩指膝節成；三十四七日生九十九萬毛髮孔，猶尚未成；三十五七日毛孔具足；三十六七日爪甲成就；三十七七日母腹中有風起，通其七竅；三十八七日隨其宿世善惡，分香臭二種風，以定容貌骨節貴賤。是時不滿九月，僅餘四日，過四日後，風吹兒體，令其倒懸，頭向產門。其有福者，自謂吾投浴池，或墮香花之所。其無福者，自謂或墮高巖，或懸劍樹，愁憂不樂。出胎之時，如山合體，受苦無量。由是迷憤，不識去來。兒既長大，適得穀氣，其體即生八十種蟲（詳在後觀）。

蟲寓觀 (此觀成時，備見此身諸蟲猥集，是為初開不淨方便門)

〔發明〕穢哉血肉軀，無量諸蟲聚。潛伏四大中，其形甚微細。凡夫不覺知，天眼方能覷。靜心一返觀，男女真兒戲。

《正法念處經》云：「髑髏內有二種蟲，遊行骨內，常食此腦。復有放逸蟲，住頂上，令人疾病。復有發蟲，住骨外，常食發根。復有耳蟲，食耳中肉。復有鼻蟲，食鼻中肉。復有脂蟲，住脂中，瞋則令人頭痛。復有食涎蟲，住舌根，瞋則令人口燥。復有醉味蟲，住舌端，得美食則昏醉，粗食則萎弱。復有蟲名六味，彼嗜此味，我亦嗜此。復有牙根蟲，住齒內，瞋則令人牙痛。復有四種蟲，住咽喉中，令人食時津唾雜亂，咽之入喉，與腦涎合，或生嘔吐。復有蟲名杼氣，瞋則咽喉閉塞。復有二種續蟲，生支節間，令人脈痛。復有腫蟲，住身內，其蟲飲血，自然腫起。復有嗜睡蟲，住周身，疲極歸心，人則睡眠。復有十種蟲，行於肝肺，令人得病。復有二十種蟲，行於骨髓，食人精液，欲火常熾。復有二十種蟲，行於陰處，令人消瘦多瞋，下體常臭。復有十種蟲，行於尿溺，形色臭惡，或令人瀉，或令閉塞。（以上八十種蟲，俱有名狀，詳在經文，繁不盡述）

不淨觀（此觀成時，頓覺男女精血污穢，是為對治淫關方便門）

〔發明〕世間苦惱事，皆從愛欲生，愛心不能斷，對色已消魂。水從骨內出，火自眼中騰，心雄膽已潑，業重障還深。平時顧禮義，或復愛聲名。到此霎時間，廉恥安足論？鬼神且不畏，名教豈能繩？茫茫一濁世，獄訟漸繁興。聖賢垂訓戒，紙上亦空存。幸有如來教，大開甘露門。示以不淨觀，欲火化為冰。縱有天仙女，還同癩乞形。何況凡間婦，本是革囊成。不用談因果，不用設嚴刑，見此眾穢具，淫魔不敢爭。此觀得成就，拔去愛淫根。我從昔年來，亦復似摩登。多方用強制，對境還復萌。作此觀想後，欲念頓然輕。今日稍覺悟，歸戴大慈尊。誓於未來世，掃盡魔王軍。分身無量刹，普利諸有情。冰庵張夫子，誨我嘗諄諄。其言修觀法，譬之學庖丁。庖丁技成後，不見全牛身。用刀十九載，猶如新發硎。我此降魔劍，百煉已成金。斬盡妖容鬼，目內無全人。西施接膝坐，唯見骨纏筋。三十六種物，色穢氣羶腥。坐懷即是亂，不復慕展禽（*展禽：即柳下惠，不好女色，坐懷不亂）。爰述為俚句，樸陋不堪吟。但使文義暢，牧豎亦能聽。聽後轉相化，永斷愛河津。法輪時時轉，濁世皎然清。

男女總相第一 靜觀一切凡夫，皆從情欲生，是種子不淨。本精血和合，是受生不淨。住腹中生藏之下，熟藏之上，是居處不淨。在胎惟飲母血，是所食不淨。十月滿足，從產門出，是初生不淨。身內膿血，九竅常流，是舉體不淨。

女根垢相第二 《大威德陀羅尼經》云：「佛告阿難：當知婦人，有五蛆蟲戶，而丈夫無此。其五蛆蟲，在二道中，其一蟲戶，有八十蟲，兩頭有口，悉如針鋒。彼之蛆蟲，常惱彼女而食啖之，令其動作。」

女腹垢相第三 《禪秘要經》云：「若行者貪淫風動，晝夜思欲，如救頭然，當疾治之。治之之法，先觀子藏。子藏者，在生藏之下，熟藏之上，有九十九重膜，如死豬胞，滿盛惡露，形若馬腸。上圓下尖，直至產門。中有一千九百細節，如芭蕉葉紋。八萬戶蟲，周匝圍繞，人飲水時，散佈四百四脈，諸蟲食之，即吐敗膿，其色如血。復有細蟲，遊戲其內，積之一月，無可容受。所以女人必有經水。」

男軀垢相第四 又云：「男子周身四百四脈，皆從眼根布散。流注諸腸，生藏之下，熟藏之上，於其兩邊，盛青色膿，如野豬精，臭惡難近。至陰藏處，分為三支，如芭蕉葉紋，有一千二百脈，一一脈中皆有風蟲，細於秋毫。風蟲之外，有筋色蟲，七萬

八千，圍繞如環。眼觸於色，風動於心，心根一動，四百四脈皆動，八萬戶蟲，一時張口，眼出諸淚，其色青白，化成為精，從小便出。

總結觀力第五 佛告舍利弗：「若有四眾，著慚愧衣，服慚愧藥，欲求解脫者，當學此法，如飲甘露。想前子藏，乃至女根及男子身內諸蟲，張口豎耳，瞋目吐膿。靜氣數息，一一觀之，如掌上螺紋。閉目開目，了了皆見。此觀成已，欲火自息。縱見天子天女，猶如癩人。自身他身，乃至欲界眾生，亦復如是。若服此藥，是大丈夫，天人之師。不為恩愛大河之所漂沒。當知是人，未出生死，其身香潔，如優鉢羅（*即青蓮花），人中香象，龍王力士，摩醯首羅（*大自在天），所不能及。」

決定勸修第六 《禪要訶欲經》云：「如囚在獄，四顧牢密。唯有廁孔，更無異路。如人中毒，惟糞能治，更無餘藥。思惟是已，諦觀不淨。」

四覺觀（此觀成時，深知彼我同具陋質，是為隨境除貪方便門）

〔發明〕凡夫淫欲念，世世常遷徙。宿生為女時，見男便歡喜。今世得為男，又愛女人體。隨在覺其汙，愛從何處起？

睡起生覺第一 默想清晨睡起，兩眼朦朧，未經盥漱，此時滿口粘膩，舌黃堆積，甚是污穢。當念絕世嬌姿，縱具櫻桃美口，而脂粉未傅之先，其態亦當爾爾。

醉後生覺第二 默想飲酒過度，五內翻騰，明晨忽然大嘔，盡吐腹中未消之物，餓犬嗅之搖尾而退。當念佳人細酌，玉女輕餐，而杯盤狼籍之時，腹內亦當爾爾。

病時生覺第三 默想臥病以後，面目黧黑，形容枯槁。又或瘡癰腐潰，膿血交流，臭不可近。當念國色芳容，縱或年華少艾，而疾苦纏身之日，形狀亦當爾爾。

見廁生覺第四 默想通衢大廁，屎尿停積，白蠟青蠅，處處繚繞。當念千嬌百媚之姿，任彼香湯浴體，龍麝熏身，而飲食消融之後，所化亦當爾爾。

九想觀（此觀成時，方悟身後無量淒慘，是為返終絕愛方便門）

〔發明〕人想死亡日，欲火頓清涼。愚人若聞此，愁眉歎不祥。究竟百年後，同入燼毀場。菩薩九想觀，苦海大津梁。

新死想第一 靜觀初死之人，正直仰臥，寒氣徹骨，一無所知。當念我貪財戀色之身，將來亦必如是，則淫心淡矣。

青瘀想第二 靜觀未斂骸屍，一日至七日，黑氣騰溢，轉成青紫，甚可畏懼。當念我如花美貌之身，將來亦必如是，則淫心淡矣。

膿血想第三 靜觀死人初爛，肉腐成膿，勢將潰下，腸胃消糜。當念我風流俊雅之身，將來亦必如是，則淫心淡矣。

絳汁想第四 靜觀腐爛之屍，停積既久，黃水流出，臭不可聞。當念我肌膚香潔之身，將來亦必如是，則淫心淡矣。

蟲啖想第五 靜觀積久腐屍，遍體生蟲，處處鑽齧，骨節之內，皆如蜂窠。當念我鸞儔鳳侶之身，將來亦必如是，則淫心淡矣。

筋纏想第六 靜觀腐屍，皮肉鑽盡，止有筋連在骨，如繩束薪，得以不散。當念我偷香竊玉之身，將來亦必如是，則淫心淡矣。

骨散想第七 靜觀死屍，筋已爛壞，骨節縱橫，不在一處。當念我崇高富貴之身，將來亦必如是，則淫心淡矣。

燒焦想第八 靜觀死屍被火所燒，焦縮在地，或熟或生，不堪目擊。當念我文章蓋世之身，將來或亦如是，則淫心淡矣。

枯骨想第九 靜觀破塚棄骨，日暴雨侵，其色轉白，或復黃朽，人獸踐踏。當念我韶光易邁之身，將來亦必如是，則淫心淡矣。

引經策發第十 《涅槃經》云：「菩薩修於死想，觀是壽命，常為無量怨仇所繞，念念損滅，無有增長。猶山瀑水，不得停住；亦如朝露，勢不久停；如囚趣市，步步近死；如牽牛羊，詣於屠所。」

輪回觀（此觀成時，便見六道生死形相，是為智破邪緣方便門）

〔發明〕識離此形軀，其名曰中陰，一入胞胎後，此相忽然隱。譬之暗中燈，燈滅還晦冥。六道十七相，智者宜觀省。

人死生天相第一 《正法念處經》云：「若人中死，生於天上，則見細軟白毯，垂而欲墜。復見園林華池，歌舞嬉笑。次聞香氣樂音。眷屬哭泣，以福業故，自然不聞。不復憶念，即生天上。」

閻浮提死生郁單越（*即北俱盧洲）相第二 其中陰身，則見細軟赤毯，遂起貪心，以手攬之，親族咸謂兩手摸空。次見青蓮華池，鵝鴨鴛鴦充滿，入中遊戲。從華池出，即見父母欲染不淨。以顛倒故，見其父身是雄鵝，母為雌鵝。若當為男，自見其身，如雄鵝形，於父生瞋，於母生愛。若當為女，自見其身，如雌鵝形，於父生愛，於母生瞋。

閻浮提死生瞿陀尼（*即西牛貨洲）相第三 其中陰身則見黃毯繚繞，屋宇皆成金色。見身若牛，父如特牛（特牛，父也），母如乳牛，瞋愛二心，亦復如是。

閻浮提死生弗婆提（*即東勝神洲）相第四 其人臨終，則見一切皆青，懸青毯相，恐青毯墜，以手遮之，若有所畏。男女和合，皆作馬形，男如駿馬，女如驊馬。亦以瞋愛，分為男女。

郁單越下品生天相第五 臨終時，見上妙花香，心生愛著，欲升大樹，作是念已，即便升之。乃是升於須彌，遂見天世界，花果莊嚴。

郁單越中品生天相第六 終時見池中蓮花，眾蜂圍繞。升此蓮花，乘空而飛。

郁單越上品生天相第七 終時見勝妙堂，莊嚴殊特。升此堂已，即為其中天子。

郁單越生天復有一相第八 終時見園林遊戲之處，心不濁亂，以清淨心，即升宮殿。見諸天眾，遊空而行。

瞿陀尼生天相第九 終時見大池水，神識隨流，浮至彼岸。見諸天女，近前抱之，即生天上。

弗婆提生天相第十 終時見殿堂殊勝，心生歡喜。於殿堂外，見諸天人，與天女遊戲，猶如睡覺，即生天上。

餓鬼業盡生天相第十一 終時不患饑渴，見飲食，唯以目視，見可樂，即便往趣。

畜生業盡生天相第十二 臨終即見光明，癡心薄少，智慧漸開，可樂即便往趣。

地獄業盡生天相第十三 是時獄卒打之，隨打即死。若置鐵函銅釜，置已即死。若為鐵鳥惡獸所啖，啖已即死，不復更生。忽於空中，見歌舞戲笑，香風觸身，即得生天。

人死還生人中相第十四 臨終見大石山，欲墜其上，以手遮之。又見此山如白毯，即升此毯。升已，乃是赤毯。次第復見光明，於中見有男女會合，若男子生，自見其身與母交會，謂父妨礙。女人反此。驀爾中陰相滅，即便入胎。

天上命終還生天上相第十五 其天命終，不失己身莊嚴之具，亦無餘天。坐其本處，從下天生上天，則有可愛勝相。

上天命終生下天相第十六 見園林池，皆不如前，饑渴苦惱，渴仰欲得，即便往生。

弗婆提瞿陀尼彼此互生相第十七 臨終見暗窟中，有赤電光，下垂如幡，以手接之，緣幡入窟，受中陰身。或見二牛，或見二馬，如前不異（入地獄者，亦各有相，載《觀佛三昧經》，文繁不述）。

天欲觀（此觀成時，識得天福輕重緣由，是為因他覺悟方便門）

〔發明〕駭矣娑婆國，無一不愛色。上自諸天仙，下至於蚤蟲。凡有形識者，皆被業波汨。但其輕重間，不啻天淵隔。福重欲斯衰，孽重情偏迫。觀彼聚淫犬，貪心何太赫。腥臊一牝駒，群雄愛徹骨。強者踞其肩，弱者繞其側。已遂斯願者，揚揚獨自得，拖舌靡兩耳，慚愧全不識。驀有狠心人，大杖毆其脊。一片好恩情，俄頃喪魂魄。天上視人間，其理亦可格。更超天外者，如來大威德。

四王天忉利天第一 《樓炭正法經》云：「四王忉利行欲之時，男女形交，同於世人，而不泄精。」

夜摩天第二 夜摩天上，喜相抱持，或但執手而為究竟。

兜率天第三 兜率陀天，意嬉笑語，即為究竟，不待相抱。

化樂天第四 化樂天中，共相瞻視，即為究竟，不待笑語。

他化自在天第五 他化天中，但聞語聲，或聞香氣，即為究竟，不待瞻視。

因緣觀（此觀成時，洞徹三世煩惱根本，是為愛水窮源方便門）

〔發明〕眾生畏苦果，菩薩斷惡因。惡因既已斷，苦果自難侵。譬如猛師子，利鏃中其纓，急向發之處，四顧遍追尋。追尋啖之後，獵戶盡潛形。犬若遭人擊，但向棒頭鳴。一智一愚蠢，不啻徑與庭。又如止湯沸，爨者去其薪。十二因緣內，首惡在無明。各各加趺坐（* 跏趺坐），聽講《法華經》。

《法華經》云：「無明緣行（無明者，宿世煩惱癡暗，無所明了也。緣，由也。行者，宿世所造之業也。合而言之，謂宿世因一念無明，所以造業），行緣識（識者，謂初起妄念，欲託母胎也），識緣名色（名色者，從初託胎後，諸根成形也），名色緣六入（有此六根，將來必入六塵，故云六入），六入緣觸（觸者，出胎後三四歲時，對塵無知，故僅名觸），觸緣受（受者，由五六歲，至十二三，能領納前境也），受緣愛（愛者，從十四五至十八九，貪著聲色，即起愛心也），愛緣取（取者，從二十歲後，貪欲轉盛，馳求不息也），取緣有（有者，有漏之因，既著善惡境界，未來當生三有也），有緣生（生者謂未來五蘊之身，生於六道也），生緣老死憂悲苦惱（老死者，謂未來之身，老而復死也）。

無明滅，則行滅；行滅，則識滅；識滅，則名色滅；名色滅，則六入滅；六入滅，則觸滅；觸滅，則受滅；受滅，則愛滅；愛滅，則取滅；取滅，則有滅；有滅，則生滅；生滅，則老死憂悲苦惱滅（過去無明，即現在愛取。若觀一切無常，破滅現在愛取，則過去無明亦破。簡要之至者也）。

解脫觀（此觀成時，必然諸罪消滅，蓮華化生，是為斷生死流，立菩提岸方便門）

〔發明〕修行無別法，出世為究竟。出世有多途，淨土為捷徑。述此觀想法，言言宗大乘。託質上品蓮，戒淫之事盡。

戒淫之士，清晨盥漱既畢，著清淨衣，焚香頂禮三寶。向西趺坐，先想自身頂上，有梵書□字（即□字）。遍有赤光，初如赤珠，次如滿月。變成三角火輪，從頭至足，燒燼自身，並燒一城一國。遍閻浮提，及三天下，如是漸廣。至十方界，縱有重罪，此字燒已，漸得消除。

次想梵書一□字（即阿字），生成自身，及一切眾生，皆作金剛不壞之體。自身在西方極樂世界，七寶池內，千葉蓮花之中，花尚未開。

次想自心如月輪，於月輪中，有一梵書□字（即唵字）。

次想蓮花忽然開敷，團圓十二由旬，閻浮檀金為莖，白銀為葉，金剛為須，甄叔迦寶為台，種種莊嚴，不可具說。

次想花開時，忽見阿彌陀佛，坐大寶蓮花座上，其花八萬四千葉，一一葉，八萬四千脈；一一脈，八萬四千色；一一色，八萬四千光。佛身如百千萬億夜摩天閻浮檀金色，高無量由旬，眉間白毫，右旋宛轉，如五須彌山。佛眼如四大海水，青白分明。身諸毛孔，演出光明，彼佛圓光，如百億三千大千世界。

次想一大寶蓮花座，在佛左邊，觀世音菩薩跏趺其上。身紫金色，頂上摩尼寶，以為天冠。微妙光明，以為纓絡。手掌作五百億雜蓮花色，一一指端，有八萬四千畫，皆

出種種光明。舉足下足，有千輻輪相，自然化成五百億光明台。其餘身相，如佛無異。唯頂上肉髻，及無見頂相，不及世尊。

次想一大寶蓮花座，在佛右邊，大勢至菩薩，跏趺其上。身量大小，如觀世音，圓光面各百二十五由旬，照二百五十由旬。菩薩天冠中，有五百寶花，普現一切佛事。常以寶手，接引念佛眾生。

次想琉璃地上，黃金繩界道，樓閣千萬，百寶合成。或浮虛空，或停寶地，無量樂器，皆出妙音。

次想寶樹皆七重行列，具足七寶花果。一一花果，作異寶色，琉璃色中出金色光；琉璃色中，出紅色光；瑪瑙色中，出硨磲光；硨磲色中，出綠珍珠光。珊瑚琥珀一切眾寶，以為映飾，妙真珠網，彌覆其上。

次想七寶池中，八功德水，皆妙寶所成。其寶柔軟，從如意珠王生，分十四支。一支，作七寶色，黃金為渠，渠下皆以雜色金剛為底沙。一一水中，有六十億七寶蓮花，一一蓮花，團圓正等，十二由旬。

次想自身，見佛菩薩，踴躍歡喜，乘空而行。到佛菩薩所，頭面頂禮，燒無價名香，散無價寶花，作無量天樂，放無量寶雲，供養阿彌陀佛，並二大士。

次想自身供養之後，於佛菩薩前，作大懺悔，誓度十方一切眾生。

次想極樂國土，一一寶樹，一一樓閣，一一宮殿，皆有一佛二菩薩，跏趺端坐。自身化無量身，一一佛菩薩前，各各如前供養，如前懺悔發願。

次想自身還至從前花上，端然趺坐，一心觀阿彌陀佛眉間白毫相光，湛然而住。若妄想起時，但作蓮花開想合想，妄念自息。若分別心起，但想一梵書□字（即灑字），即成無分別。若執著心起，但想一梵書□字（即含字），即得空諸執著。

（觀法詳在《十六觀經》，茲因限於卷帙，不能備舉。故將《大阿彌陀經》、《觀經疏鈔》、《顯密圓通》、《準提》、《淨業》等書，參酌會通，定撮要數則。庶使初入法門者，易於修持，或未始非一心三觀之少助耳。信心之士，取《十六觀經》詳覽，使觀法不背佛言，方不墮入魔境。至若觀觀成熟，淨境現前，雖天宮之樂，猶不屑受，豈特區區防淫節欲。為下根說法而已哉）。

欲海回狂集卷三

決疑論

統論淫業類（八問八答）

〔問〕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而人類興焉，則男女形體，實天地所生也。天地既生男女，又惡男女之事，是誠何故？〔答〕男子有室，女子有家，父母大願也。若不待父母之命，鑽穴逾牆，則又惡之賤之。父母既爾，天地亦然。

〔問〕天地以生物為心，男女之道，生生之本也。苟其惡之，生生之理安在？

〔答〕生物為心者，蓋言慈心不害耳。非以生育之多為貴也。天道若貴生育，則雞犬豬

羊，一乳數子，魚蝦之卵，累百盈千，較之人類，豈不更合天心耶？

〔問〕上帝既惡邪淫，當使世人皆生一類形相，壯年自然生育，則邪淫之本斷矣，何為計不出此？〔答〕吉凶禍福之柄，雖天實司之，然不過因物付物耳，初無私意於其間也。況男女之相，皆隨其宿世之心所造，天既不能強天下之男女，皆出於一心，又安能強天下之男女，皆出於一相哉？

〔問〕男女之事，世人最秘。天地鬼神，焉能一一知之？〔答〕法界與心，原非二物，自心既知，十方世界悉知，豈特天地鬼神而已乎？水清而月現，鼠腐而蟲生，何不細參其理？

〔問〕殺生者，令彼痛苦；竊盜者，令彼貧窮。其受罪報，固不待言。至於淫欲，彼此皆悅，庸何傷哉？〔答〕彼此則皆悅矣。試問其夫見之，亦悅乎？其父母兄弟見之，亦悅乎？天地鬼神見之，亦悅乎？則悅者，不過一人，而切齒拊膺，怒目環繞者，遍虛空也，烏得無罪？

〔問〕然則較之殺盜，畢竟敦重孰輕？〔答〕殺者，痛苦難當；淫者，惡名難受。盜者，劫其養身之財；淫者，劫其養性之寶。因既不同，果亦各異。所以犯殺盜者，如風火之疾，速生速死。犯邪淫者，如癆怯之症，難脫難除，未可分輕重於其間也。

〔問〕逾東鄰垣，摟其處子，猶曰我作之孽也。至於奔女，彼乃自投羅網，納之何足為罪？〔答〕摟是何心？納是何心？既可以納，即可以摟。譬如彼有毒藥，竊而食之者固死，受而食之者亦死。

〔問〕犯良家女，其罪誠重，至於婢媵，何足為罪？〔答〕在彼受染之軀，則有貴賤之異，在我行欲之體，實無彼此之殊。妓女且有罪，況婢媵乎？

因果析疑類（八問八答）

〔問〕大富貴人，往往多造淫業，何以不見有報？〔答〕宿世善緣既熟，今世雖惡，尚當先享福報，留其苦於來生。譬如凶年之穀，得之往歲，今歲之荒，來歲受苦，善亦如是（說本《業報差別經》）。

〔問〕風流之事，偏與功名為水火，其義何居？〔答〕風流之事，最損彼家名節，故亦受損名之報。

〔問〕好色之士，後世每墮女身，何以故？〔答〕淫者意中念念有一美女，情之所牽，其音容笑貌，常摹美女之嬌態，以故陽氣漸消，不覺形隨心變。

〔問〕淫男念念想女，後世若必墮女身，則淫女念念想男，後世反可得男身矣。女何幸而男何不幸？〔答〕轉男為女，墮落也。轉女為男，超生也。同造墮落之因，決無獨受超生之果。譬如兩人登山，一人過於視下，忽然失足；一人過於視上，忽然失足。視下失足者，固墮至山下矣，豈視上失足者，必墮至山頂耶？

〔問〕子息既從欲事而生，則多欲者宜多子，何以耽於色欲者，子女偏覺寥寥？〔答〕其故有二：一者使盡男子之態，不應更生男子故；二者精液耗散，如鄙吝之人釀酒，米少水多故。

〔問〕世間之法，猶言罪不及孥，官不及世。若善者克昌厥後，淫者殃及子孫，則為善人之後者，何以享自然之福，為淫人之嗣者，何以受無妄之災？〔答〕宿世修善，投作善之家享福；宿世造惡，投作惡之家受禍。蓮花不發荊榛之幹，偃鼠豈出龍象之胎。

〔問〕修善得貴子，理也。但其人與我有緣，方來託生，萬一福之稱者緣不合，緣之合者福不稱，奈何？〔答〕無量劫來，欲報我仇者，不計其數；欲報我恩者，亦不計其數。善以善應，惡以惡應，不患無轉移之法。

〔問〕險惡之人固當無後，彼持齋奉佛，發心出世者，何以往往無嗣？〔答〕險惡者無後，刻薄之孽報也。修行者無後，清淨之福報也。世間不肖子孫，貽祖父以死不瞑目者，何可勝數？大聖大賢，猶不能顧後，況其他乎？即使世世得象賢之嗣，而淫殺之業，人所同有，究本尋源，孰階之厲？所以修行人，具大智慧，求大解脫，既欲捨此凡軀，並求斷此凡種。俯視塵世，瓜瓞蠡斯（*指子孫後代眾多），嚼蠟無味。譬如有人前世為貓，產一貓子，必欣然愛之。若轉世為人後，識得此貓，是吾宿世所生，見其盜魚捕鼠，必切齒愧恨矣。豈尚願其貓種不絕，源源產乳哉？

雜問防淫類（十問十答）

〔問〕《普門品》云：「若有眾生，多於淫欲，常念恭敬觀世音菩薩，便得離欲，何為其然也？」〔答〕色是迷津，佛乃覺路。覺之破迷，猶燈之破暗，此定理也。孔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不其然乎？

〔問〕夢中所見天榜，名次往往奇驗，固無所疑。但世間每一國土，有一種字體，則天上必別有天書，凡眼不識。凡眼若識，豈天上反奉人間之字耶？〔答〕夢中天榜，皆由自心感通。自心但有此方之字，無天書之體，故所見亦唯此方之字耳。譬如夢中聞鬼神語，南方人夢，音同南方；北方人夢，音同北方也。

〔問〕夫婦恩愛者，後世還為夫婦否？〔答〕譬如水上浮萍，林中宿鳥，緣至則合，緣盡則散。

〔問〕宿世有緣，故為夫婦。既為夫婦，其緣更深，何以後世，反不能相聚？〔答〕兩人後世，能保其皆得人身乎？即皆得矣，能保其年相若，福相等，地相近，一為男，一為女乎？

〔問〕六天福德，愈高愈重。六天欲念，愈高愈輕。理固然矣，但誰人見之？〔答〕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觀寡欲者享厚福，耽色者遭奇禍，其理自曉。若必目擊之而後信，則愚孰甚焉？

〔問〕六天欲念，雖漸至輕微，不知還因此墮落否？〔答〕但有欲念，無不墮落，如《正法念處經》說。經云：天中大繫縛，無過於女色，女人縛諸天，將至三惡道。

〔問〕羅漢應化凡間，示有妻子，何以不受業報？〔答〕孽由心造，羅漢已斷凡情，煩惱從何著腳？譬如釵裙，日附女人之體，不作女人之想，釵裙豈有罪孽耶？

〔問〕修仙術者，用采補之法，謂可長生，信然乎？〔答〕神仙雖在七趣中，未出生死。然非清淨解脫，不能陟其階梯。豈有縱心淫穢之場，反受長生之報者乎？現在惑世誣民，來生地獄種子，必此人矣。

〔問〕淫穢之事，與長生之術，二者固同冰炭。獨訝楊貴妃，幾覆唐室，何以死後成仙？〔答〕誰見其成仙者？縱有宿福，流入仙趣，然福盡必墮惡道。古德云：饒汝作仙人，恰似守屍鬼，何足慕哉？

〔問〕七夕長生殿，夜半所私語，固昔人之寓詞也？但劉阮遇仙於天臺，牛女訂期於霄漢，又何稱焉？〔答〕此乃稗史妄傳耳。六天欲念，較之世人真有雲泥之隔。若據稗史所傳，何異凡夫薄態；後人襲謬仍訛，嘲調神女，唐突天孫，口業無邊矣。

受持破惑類（十問十答）

〔問〕戒淫已屬難事，而受持之法，又如是曲盡周詳，得毋強人乙太難乎？〔答〕中道而立，能者從之。儒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釋有三千威儀，八萬細行，豈為一人設哉？

〔問〕君子不邇聲色，不邇者，不過淡之之詞。若比之毒蛇猛虎，不幾擬之太甚乎？〔答〕死於蛇虎者，千中希得一二，死於貪欲者，什有八九。由是觀之，蓋甚於猛虎毒蛇也。

〔問〕綱常名教之防，莫過於禮。男女有別，非禮勿視，便是戒淫。何必設不淨等觀，作此污穢之想？〔答〕男女之道，人之大欲存焉。欲火動時，勃然難遏。縱刀鋸在前，鼎鑊隨後，猶圖僥倖於萬一。若獨藉往聖微詞，令彼一片淫心，冰消雪解，此萬萬不可得之數也。且夫理之可以勸導世人，助揚王化者，莫如因果之說矣。獨至淫心乍發，雖目擊現在因果，終不能斷其愛根。唯有不淨二字，可以絕之，所謂禁得十分不如淡得一分也。論戒淫者，斷以不淨觀為宗矣。

〔問〕不淨九想等觀，在俗者固當修習，若向最上一著，則正智現前，煩惱自破，何必學此小乘法門？〔答〕至道雖無取無捨，入門必有欣有厭。天臺大師云：雖則不淨初門，能成大事，如海中屍，依之得度，從此獲清淨智慧，從此生淨妙佛國。常觀不淨，是名淨業。昔世尊懸記七種法滅相，其第四條曰：末世弟子，不樂修不淨觀（詳《摩訶摩耶經》）。則知深於佛學，乃能修此法門。《大般若經》中，詳言死屍白骨等觀，而結云：「是為菩薩大乘相。」則此觀豈小乘法門耶？

〔問〕世間美色，與膨脹死屍，宛然二相，何得彼此同觀？〔答〕相雖暫異，實非二物。人若夏月猝死，經宿便臭，三四日後，蟲出於屍。彼柔姿婉媚，不過現前假相耳。

〔問〕肉軀污穢，固不待言。若云周身之內，有八十種蟲，吾不信也。〔答〕佛觀一鉢水，八萬四千蟲，況垢穢之軀乎？若云生人之體，不當有蟲，則瘡疥蚤蝨，獨非蟲耶？

〔問〕《受持篇》中，以居官居家等，分配治國平天下數條，大段則然矣，其如內有不甚切合者何？〔答〕總科條後，原謂多屬某事，未嘗曰都屬某事也，況古人斷章取義，止論其大概。曾子釋誠意，而曰「心廣體胖」，不嫌於混雜身心。釋「新民」，而引「日新又新」，不嫌其可移「明德」，必欲銖銖較之，則鑿矣。

〔問〕《受持》一篇，「功過」二字，可以該之。何不分某事為若干功，某事為若干過，使人凜然知戒乎？〔答〕功過皆由心造。同一善也，發心大則功亦大，發心小則

功亦小。同一惡也，愛心重則過亦重，愛心輕則過亦輕。譬之諸天共器，食有精粗；三獸同河，渡分深淺。安能比而同之，懸而斷之乎？

〔問〕比丘尼中，魚龍混雜，間有淫蕩之女，偽作尼姑，引誘良家婦者，居家杜邪之科，何獨遺此？〔答〕果其貞節，誘亦不妨。若其可誘，何獨尼姑？因千中一見之淫女，遂欲遠棄佛法，侮慢出家。是猶為一家失火，禁天下之晨炊矣，智乎不智？

〔問〕婦人到庵院中，燒香聽講，多被輕狂者留盼。禁其出門，方見治家之正。肅閨者，何獨遺此？〔答〕信善之女，安坐家中，盡可奉佛。輕於出外，固非所宜。然亦當視乎其年，視乎其地，視乎其人，若果能傾心歸佛，將肅閨一十五條，事事遵守，必然度勢揆時，舉動以正，安有非禮之事哉？於此概行禁之，同於崑岡烈火，則佛法甘露之門，為婦女者，老死不能沾惠。後世女身之報，恐不免耳（說本《大方廣三戒經》）。

胎娠差別類（十二問十二答）

〔問〕男女未會以前，從無產乳之事。一經配合，便有子女。試問彼投胎者，日在男女之傍，伺其動靜乎？抑偶然遇之，驀爾入胎乎？〔答〕業報因緣，不可思議。若業緣當為其子，雖神識在千世界外，此間男女會合，彼處即見光明，一彈指間，乘光入胎。帝釋梵王不能阻，須彌鐵圍不能障。

〔問〕世人一壁之阻，不見不聞。數里之遠，猝難馳至。千萬國土外，何以纖悉無障？〔答〕人所礙者，乃在於形，不在於神。延陵季子曰：「骨肉復歸於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出《檀弓》）譬如夢中，在千萬里外，忽然驚覺，復在床中。在於間壁，亦復如是，不以遠近分遲速也。神識投胎，何以異此？

〔問〕世有夫婦，日在一處，終無子息，為是神識未來乎？抑命數無子乎？〔答〕神識不來，即是命數無子；命數無子，神識自然不來，如《增一阿含經》說。經云：「若男女共集，識未來投。或識既外投，男女不集，則不成胎。若女人無欲，男子欲盛；或男子無欲，女人欲盛，亦不受胎。又男子無病，女人有病；或女人無病，男子有病，亦不受胎。」《法苑珠林》云：「若父母福重，子福輕，不得入胎；若父母福輕，子福重，不得入胎。必父母子，三福業等，方得入胎。」

〔問〕苟合所生男女，千中不留其一，是命不當為其子也。不當為其子，便不應投胎，投胎而仍被殺，何以故？〔答〕此各償宿世之債耳。子所償者軀命，父母所償者惡名。

〔問〕富貴男與貧賤女合，或富貴女與貧賤男合，三福大不等矣，何以亦有胎？〔答〕託生之子，宿世修福有虧。或但當得富貴父，或但當得富貴母，或父母當得福貴子，或子當得富貴父母，因緣不同，故亦成胎，如《阿難口解十二因緣經》說。經云：「子以三因緣生：一者父母先世負子錢，二者子先世負父母錢，三者怨家來作子。」

〔問〕託生者，或投富貴之家，或投貧賤之家，有以異乎？無以異乎？知其富貴貧賤乎？抑不知富貴貧賤乎？〔答〕異則有異，知實不知，如《瑜伽論》中說。《論》云：「薄福者，當生下賤家；彼於死時，及入胎時，但聞種種紛亂聲，或見入於叢林竹葦中。若福厚者，生尊貴家，彼於爾時，但覺寂靜美妙，或聞妙音，或見升宮殿。」

〔問〕男中陰入胎，於母生愛，於父生瞋。女中陰入胎，於父生愛，於母生瞋，理則然矣。所據何在？〔答〕據在胎形之向背耳！男胎向母而背父，女胎向父而背母，心既有異，故身亦隨之，如《處胎經》說。經云：若是男者，蹲居母腹，右脅而坐，兩手掩面，向脊而住。若是女者，蹲居左脅，兩手掩面，背脊而住。

〔問〕男女會合，必藉神識來投，然後成胎。而世多有此處分娩，親見彼人入室，訪之彼人，死期亦在此刻，則十月以前，其人尚在陽世。彼父母會合，更有誰人替之耶？若無中陰，則不能成胎，若有中陰，則中陰定是他人，何以又見彼人入室？〔答〕造宅造獄，何必自己監工？規模制度，悉依當人本分，宅獄成而監工即去。胎相成而本識方來，壽雖未盡，生固定然。自感宿生有負之人，為之代其受胎也。

〔問〕據世俗所傳，則入胎在臨產之際；而據內典所載，則投胎在十月之前，亦何說之不相符乎？〔答〕臨產入胎，當是千萬中之一耳。非其宿有大福，不當受胞胎之苦，即其父母懷胎時彼人未當壽盡，直至臨產，一處命終，一處託生，或亦有之。譬如官爵，從資格漸升者，其常也；不次擢用者，其變也。

〔問〕雙生者，在母腹中，必有兩中陰。其入胎也，出於同時乎？抑不同時乎？〔答〕有同時，有不同時。若同時入，則先產者為兄，後產者為弟；若不同時，則先產者為弟，後產者為兄。譬如竹筒納胡桃，後入者必先出故（說本《法苑珠林》）。

〔問〕同一孕也，而所生子女，有端正者，有缺壞者，其間或黑或白，種種不同，何故？〔答〕一係此兒宿世之故，一係其母今世之故。此兒宿世，若柔和忍辱，裝造佛像，親近沙門，今世自然相好。若宿世遮佛光明，取三寶物，瞋恚鬥諍，代他詞訟，或譏毀醜貌之人，今世自然醜惡（說本《業報差別經》及《三戒經》）。其母今世懷孕之時，若近煙黑之處，胎兒遂黑；居清涼之處，胎兒遂白；習鹽灰等味，毛髮稀少；習淫欲之事，多患瘡癩。若或跳擲，或復負重，支節缺壞（說本《法苑珠林》）。

〔問〕人有恒言，皆曰父母遺體。敢問孰者是父遺體？孰者是母遺體？〔答〕爪齒骨節，髓腦筋脈，凡係堅者，皆父遺體也。頰眼舌喉，心肝脾腎，毛髮腸血，凡係柔者，皆母遺體也（說本《修行道地經》）。

形滅神存類（六問六答）

〔問〕福善禍淫，不過生時受報耳。若人而既死，則形神消滅，縱有罪業，何從受報？〔答〕身有敗壞，性無敗壞。譬如五穀，根莖雖枯，其子落地，向春復生。修福生人天，造業歸惡道，亦猶是也。賈誼曰：「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忽然為人。」（出《漢書》）魏伯起曰：「三世神識不滅。」（出《魏書》）張子厚曰：「知死之不亡，可與言性。」（出《橫渠語錄》）生死之名，從肉軀所得，非從心性所得。若謂死後神亡，則伯鯨為熊（音乃平聲，事詳《史記正義》），如意為犬（出《漢書》）；鄭人相驚以伯有，彭生報怨於齊襄（俱出《左傳》）。種種事跡，皆在漢明帝之前，則佛法未傳東夏，而輪回之理，已大著於天下矣。斷滅之論，可欺愚人，難罔智士。

〔問〕輪回之理，如所固有，孔子何以不言？〔答〕孔子言之詳矣。《易》曰：「精氣為物，遊魂為變。知鬼神之情狀。」精氣者，受生之後也；遊魂者，託胎之前也。知其情狀，則輪回之理明矣。《中庸》言：「誠者，物之終始。」不言「始終」，見循環無端，非斷滅也。惜後儒見未及此耳。

〔問〕「精氣為物，遊魂為變」，不過論其理耳。若謂有後世之說，不幾近於誕乎？〔答〕生死輪回，乃世人必然之理，見於記載者，不可勝數。若名為誕，是真誕矣。且爾不聞文昌帝君為十七世士大夫乎（出《文昌寶訓》）？不聞袁盎十世為僧乎（出《水懺緣起》）？不聞某樵轉生為梁武帝乎（見《金剛感應錄》）？不聞王曾為曾子後身（出《文昌惜字文》），蘇子瞻為戒禪師後身，曾魯公為青草堂後身乎（俱見《淨土文》）？不聞永公轉生為房琯乎（見《法喜志》）？不聞遜長老後身為李侍郎，南庵主後身為陳忠肅，知藏僧後身為張文定，嚴首座後身為王龜齡乎（俱見《竹窗二筆》及諸公本傳）？不能博觀記載，徒學坐井觀天，何哉？

〔問〕如君所言，固歷歷有據，獨惜其不出正史耳。〔答〕正史者，對稗史而言；正史可信，稗史不可信也。若《文昌寶訓》等書，皆煌煌實論，可質鬼神，乃超於正史之上，又當格外視之。倘必以史臣之筆為可信，則二十一史中，所載三世輪回事，亦更仆難數。他不具論，姑以人所共知者，略述一二。如羊祜前身為李氏子（詳《晉書》一帙十冊，三十四卷，十二頁），梁元帝前身為眇目僧（詳《南史·梁紀》一帙三冊，八卷，五頁），劉氏女前身為李庶（詳《北史·齊紀》二帙五冊，四十三卷，三十八頁），劉沆前身為牛僧孺（詳《宋史》七帙四冊，二百八十五卷，五頁），范祖禹前身為鄧禹（詳《宋史》八帙四冊，三百三十七卷，十二頁），郭祥正前身為李太白（詳《宋史》十帙三冊，四百四十四卷，十四頁），夏原吉前身為屈原之類（此事出《皇明通紀》），不勝屈指也。

若夫天仙列宿，降生人間者，如天帝子為齊高祖（詳《南齊書》一帙四冊，十八卷，五頁），神人降胎為唐代宗（詳《唐書》三帙二冊，七十七卷，二頁），來和天尊為宋真宗（詳《宋史》七帙五冊，二百八十七卷，首頁），南嶽真人為虞伯生（詳《元史》五帙五冊，一百八十一卷，四頁），文昌星為呂仲實之類（詳《元史》五帙六冊，一百八十五卷，首頁），彰彰可考也。

有死後數日復生者，有數年復生者，有備述冥事無不奇驗者。略言之，如長沙人桓某（詳《後漢書》一帙七冊，二十七卷，六頁），武陵女子李娥（同上卷，七頁），干寶父殉葬之婢（詳《晉書》二帙十冊，八十二卷，十四頁），魏明帝時塚內女，安吳民陳焦，晉惠帝時杜錫之婢，東陽黃氏女孩（詳《宋書》一帙十冊，三十四卷，二十五之二十九頁），淳熙十三年，行都人之類（詳《宋史》二帙二冊，六十二卷，二十三頁），一一可溯也。

至於男子現生變異類者，如後漢公羊哀化為虎（《後漢書》三帙一冊，八十九卷，二十頁，詳《淮南子》），霍州老翁化猛獸（詳《隋書》一帙八冊，二十三卷，十八頁），乾道五年，衡湘間人化為虎之類是也（詳《宋史》二帙二冊，六十二卷，二十三頁）。

女人現生變異類者，如江夏黃氏母化為龜（詳《後漢書》一帙七冊，二十七卷，六頁），清河宋士宗母化為鰲之類是也（詳《宋書》一帙十冊，三十四卷，二十四頁）。

隔世重為夫婦者，如晉惠帝時梁國女子（詳《宋書》一帙十冊，三十四卷，二十七頁），宋末王婦梁氏等類（詳《宋史》十帙十五冊，四百六十卷，五十頁），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

甚至天女生北魏始祖（詳《魏書》一帙一冊，一卷，二頁），韓擒作冥府閻王（詳《隋書》二帙四冊五十二卷二頁），辛彥之建立梵宇，而報感天宮（詳《隋書》二帙八

冊，七十五卷，五頁），庾彥寶念佛持經，而往生淨土（詳《梁書》一帙九冊，五十一卷，二十一頁），王寶修寺，得宿世之碑（詳《宋史》七帙三冊，二百七十六卷，二十五頁），太興設齋，感神僧之赴（詳《北史》一帙六冊，十七卷，四頁），異香滿室，徐孝克之往生（詳《陳書》一帙四冊，二十六卷，十四頁），坐化空棺，陸法和之善逝（詳《北齊書》一帙六冊，三十二卷，五頁），盧景裕在獄持經，枷鎖為之自脫（詳《北史》二帙一冊，三十三卷，二十七頁），張孝始修齋禮誦，祖目因以復明（詳《北史》三帙六冊，八十四卷，九頁），如斯等類，皆名儒國史直筆之言，豈無稽之論耶（以上頁卷冊帙，俱照萬曆三十九年所刻監本廿一史。與坊間小本不同）？

嗟乎！宇宙之外，奇事固多，六合之中，異聞不少。今人生於天涯片角，所見無非庸常之士，所讀不過世俗之書，情竇甫開，而業緣踵至，婚嫁未畢，而景薄桑榆，宜乎生不知來，死不知去。日在輪回中，而莫信其理也，良可憫已！

〔問〕輪回之理，固不爽矣。但吾之所言，本於某先生之某書，非無據也。某先生謂死者形既朽滅，神亦飄散；託生者，乃湊著生氣，偶然不散耳。〔答〕子曾讀《金縢》乎？武王有疾，周公願以身代，告於三王曰「予仁若考（*考：金文「考」與「孝」通），多材多藝，能事鬼神。」若依斷滅之說，則周公既代武死，形亦朽滅，神亦飄散，雖多材多藝，亦散滅無存，何以事祖考乎？且祖考亦散滅久矣，何以復為周公所事乎？況祭祀之禮，先聖所重，若祖宗既已散滅，則菲飲食而致孝鬼神，聖人反覺迂腐。倘云某先生不可不信，則堯、舜、周、孔愈不可不信。若謂堯、舜、周、孔不足信，何有於某先生？不特此也，若某先生既沒，今日能奉其斷滅之教，則某先生雖賢，今日亦在散滅之數。春秋二祭，可以不設，若現今尚行春秋二祭，則某先生之教，先不能行於今日矣，又何以服天下後世乎？若謂託生者，偶然不散，則目前一切人類，皆從偶然得之乎？吾甚無解於其說矣。

〔問〕祭祀之說，某先生亦嘗言之。謂子孫是祖宗之氣，以氣合氣，所以感格耳。〔答〕然則五嶽四瀆山川，既非其子孫，皆無感格乎？孟子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將謂舜禹是百神之子孫乎？且人死若果即散滅，竟無報應，則修身勵行，兢業一生者，反不如耽欲嗜利之庸夫，而肆惡倖免者，誠為得計矣。語云：「若無善惡報應，造物何以處顏淵？若無鬼獄輪回，上帝何獨私曹操？」況世道人心，日趨於下，極言福善禍淫，尚不能挽回於萬一。反開天下無忌憚之門，不啻如川始決而潰其防，廈將顛而撤其柱矣。

中陰異同類（七問七答）

〔問〕經稱中陰身，何謂也？〔答〕即魂識也，如《涅槃經》說。其略云：「臨命終時，眷屬哭泣，其人惶怖，不能自持，一生善惡，俱現目前，暖氣盡後，過去五陰滅，現在中陰生。入胎之後，現在中陰滅，未來五陰生。譬如燈生暗滅，燈滅暗生，相續不斷。」

〔問〕人謂三魂七魄，一託生，一守屍，一受罪，信乎？〔答〕此羽流妄言也（見《文獻通考》）。果爾，則託生一次，即餘二鬼；託生十次，餘二十鬼；千次，餘二千鬼。且一人餘二千鬼，二千人即餘四百萬鬼。積之久久，遍處皆鬼矣。試問此等舊鬼，將來如何著落？凡夫境界，安能百千化身耶？且問誰鬼幸而託生，誰鬼不幸而受罪耶？

〔問〕正人命終，自然有主，何至中陰身時，見人相如牛馬鵝鴨耶？〔答〕到此作不得主，譬如夢中顛倒，聖人亦有。孔子豈不知周公去世幾百年，而夢見之時，恐未必

作死想。豈不知生者不當受奠，何以坐奠兩楹耶？聲聞有出胎之悶，菩薩有隔陰之迷，況凡夫乎？

〔問〕命終之時，欲念一動，必然墮落，而瞿陀尼中陰，前抱女身，何以生天？

〔答〕臨終之念，固甚關切，而天福實由平日所造。譬如樹枝向東者，斷時還從東倒，向西者，還從西倒。

〔問〕《觀經》九品往生，皆見蓮花之相，而郁單越中品生天，亦見蓮花，有何分別？〔答〕觀經中，每品皆有化佛來迎，生天者無化佛故。

〔問〕欲入犬豕胎中，見諸美女，而瞿陀尼生天者，亦見美女，有何分別？〔答〕一屬情，一屬想；想者輕清，故上升；情者重濁，故下降，如《楞嚴經》說。經云：「純想即飛，必生天上。若有福慧，及與淨願，自然心開，往生佛國。情少想多，即為飛仙鬼王，或飛行夜叉。情想均等，不飛不墜，生於人間。想明斯聰，情幽斯鈍。情多想少，流入橫生。重為毛群，輕為羽族。七情三想，沈下水輪，身為餓鬼。九情一想，下入地獄，輕生有間，重生無間。純情，即入阿鼻地獄。」

〔問〕入阿鼻獄者，甫入之時，見八萬四千劍林，猶如寶樹；大熱火焰，猶如蓮花；諸鐵嘴蟲，猶如鳬雁。而生天者，亦見種種境界，有何分別？〔答〕入地獄者，命終之時，以熱逼故，設此妄想。有此妄想，則成妄見。而生天者，四大輕適，熱則涼風吹之，寒則暖氣乘之，豈可概論。

性學闡微類（七問七答）

〔問〕季路問生死之說，仲尼拒之。子獨嘵嘵不已，毋乃素（*同「索」，追求）隱行怪耶？〔答〕未知生，焉知死者？乃夫子婉轉啟發之也，非漫然拒絕之也。孔子曰：「死生亦大矣」（出《莊子》），豈素隱行怪耶？

〔問〕佛教所謂性，即無善無不善之說乎？〔答〕無善無不善，則頑空斷滅矣。世人非著於有，即著於無，非著於亦有亦無，即著於非有非無。所以《觀佛三昧經》：「譬之瞽人摸象也。生而盲者不識象，有一國王，集群瞽告曰：『汝欲知象形否？』瞽人皆言願知。王敕象夫牽象於庭，命群瞽以手摸之。王曰：『汝等已知象形否？』皆曰：『已知。』摸其耳者，曰：『象形如箕』；摸其鼻者曰：『象形如琴』；摸其牙者曰：『象形如櫛』；摸其背者曰：『象形如屋』；摸其脾者曰：『象形如壁』；摸其尾者曰：『象形如帚』；摸其足者曰：『象形如柱』。群瞽各執所見，爭競不已，繼以毆擊。王笑曰：『汝等皆未知象。箕者，其耳也；琴者，其鼻也；櫛者，其牙也；屋者，其背也；壁者，其脾也；帚者，其尾也；柱者，其足也。』群瞽聞王所說，不敢復言，然意中猶信所摸不謬。」世人言性亦猶是也。

〔問〕萬物成必有壞，始必有終，性亦有生滅乎？〔答〕凡有形之物，即有成壞終始，性既無形，焉有生滅？

〔問〕然則性如虛空乎？〔答〕非也。虛空之空，名為頑空；性空之空，名為真空。

〔問〕耳目，形也；見聞，神也。神若不滅，則能見能聞者，當少壯如一。乃垂暮之年，目力漸昏，耳力漸聵，則見聞之性，亦有老死，以是知神有生滅耳。〔答〕耳目昏聵，形骸所致，豈關聞見之性乎？目之能見，非自見也，依於見性而能見；耳之能

聞，非自聞也，依於聞性而能聞。若謂目能自見，則瞪死人之目，亦當有見；而夢中閉眼之時，不應復見種種形像。若謂耳能自聞，則提死人之耳，亦當有聞；而夢中耳在床上，不應復聞他處之聲。安有生滅去來乎？

〔問〕性無生滅，略知其概，性無去來，所不解也。〔答〕乍去乍來者，妄想心也，非真性也。真性之大，包乎虛空。大千世界在我性中，不過如海上一浮漚耳。

〔問〕三途之報，以及託生人間，論相者，謂閻君所判；論性者，謂自業所招，敢問是非何在？〔答〕不執，則兩說皆是；執之，則兩說俱非。譬如夫婦共生一子，若兩人無心，曰此吾所生也，無傷也；倘夫婦赤面爭奪，以為此吾所生也，非汝所生也，則謬矣。

惡道緣由類（十問十答）

〔問〕鴛鴦鶼鶼，因宿世造淫，故今世為淫鳥。而飛雁喪偶，至死不合，宿世不淫明矣，何以亦墮鳥身？〔答〕十惡之中，淫其一耳。十惡皆可墮畜生，鴛鴦鶼鶼，從淫業而墮者也；孤雁之報，從他惡而墮者也；如《俱舍論》中說。論云：「人若造業，當墮畜生，各自差別。就中淫欲盛者，生鴿雀鴛鴦中；瞋恚盛者，生蝮蠍蛇中；愚癡盛者，生豬羊蚌蛤中；驕慢盛者，生虎狼獅子中；掉戲盛者，生獼猴中；慳嫉盛者，生餓狗中。」

〔問〕人若造罪，當入畜生胎，此時識得為畜生否？〔答〕到此不由作主。

〔問〕云何死後作不得主？〔答〕現在何曾作得主？同一美色也，淫人見之，愛入骨髓；妒婦見之，恨入骨髓。現在且然，何況身後？

〔問〕昔有忉利天王，自知壽盡，將入驢胎，至心歸依三寶，即時墮胎，復為天帝（詳《法句喻經》）。又何以說？〔答〕此因宿福深厚，故得挽回。不然，則母屍在前，但見美女；屎尿之氣，宛若旃檀矣（*檀香）。

〔問〕世人至眾，世事甚繁，若絲毫記錄，則積墨如山，且不足用，閻老何苦費此閒心，記此閒事？〔答〕一切惟心造。心能作天宮，心能作地獄。天宮內院，勝境甚多，然非營造所就，生於中者，自然受樂。地府泥犁，獄具無量，亦非營造所就，生於中者，自然受苦。

〔問〕生時痛苦，從形體得，死後無形，痛苦誰受？〔答〕痛在於神，不在於形，若以形得，死人亦痛。

〔問〕人造惡業，固當重治，但獄卒鬼王，其惡更甚，復有何等地獄報之？〔答〕若以事論，譬如獄卒奉命答人，決無更受答罪之事；若以理論，則阿旁獄卒等（*阿旁：獄卒名，牛頭人手，兩腳牛蹄），皆造業者自心所現。

〔問〕地獄既有，當使世人各一目擊，方可信受。〔答〕將來目擊者，遍處皆是，但恨目擊者不能復歸耳。

〔問〕如來以足指按地，大千世界，皆成金色（見《維摩詰經》）。有此神通，盍破十方地獄，使受苦者盡生佛國？〔答〕大醫王能療惡病，不能救不服藥之人。造業者自招惡報，菩薩不能救之而免，猶之貧人枵腹，富者不能代之食而使飽也。

〔問〕定業既所難免，佛法亦無所用，而經中動稱救度無量，何歟？〔答〕世間一切苦惱，皆由惡業所成，勸人不造惡業，已斷苦惱之根，非救度而何？

婚嫁窮源類（八問八答）

〔問〕淫既為萬惡之首，則聖王治世，當有以絕之，而伏羲通媒妁，合二姓之好，何耶？〔答〕此正所以息天下之淫也。婚禮不設，無論天下男女，必入禽獸之為，而所生子女，亦必致棄而不育。以故開一方便之門，定為婚姻之道，使男子各妻其妻，女子各夫其夫，父母各子其子，守其一而不亂也。

〔問〕歸作合之權於媒妁，何也？〔答〕恐巧詐者取妍棄媿，開天下之爭也。

〔問〕設問名納吉請期之禮，何也？〔答〕恐開後世苟合之途，故多其曲折也。

〔問〕婚嫁之故，余既知之。男女之道，始於何日？〔答〕按《起世因本經》，劫初之時，眾生皆從光音天下，自然化生，不由母腹。逮食地味既久，形色醜惡，便有筋脈骨髓，分男女之相，而後有淫欲之情，此男女之道所由始也。

〔問〕儒謂不孝有三，無後為大，而佛制辭親出俗，極言室家之為害。儒釋兩途，何以判然若此？〔答〕為善不同，同歸於治。世人根器不一，有佛法不足化，而儒教可化者；有儒教不足化，而佛法可化者。故三教聖人，雖同心協力，不得不分任其事，各立一種門庭，各垂一種教化，名雖三，而實則一也。譬如三大良醫，皆欲治病，而病有不同，若三人皆習一業，所濟必不能廣。又如刀兵劫至，有三大長者，各欲救人出城，若止開一門，所救亦必不廣。是故能盡仲尼之道，釋迦見之必喜，能盡釋迦之道，仲尼見之亦必喜。若謂從吾之教而善，則悅，不從吾之教而善，則不悅，亦不得為佛，不得為聖矣。隋李士謙曰：「三教如三光也，豈可缺一哉？」（出《隋書》）後人議論紛紛，徒形其隘耳。

〔問〕或疑羲皇諸聖，皆是大菩薩應化，不識有諸？〔答〕或亦有之。良弓之子，必學為箕；良冶之子，必學為裘。佛教有權有實，有漸有頓。離欲出家，實教頓教也；配合兩姓，漸教權教也。譬之不能持齋者，先勸之食三淨肉耳。三教聖人此心同，此理同也。

〔問〕天下人人絕欲，百年後無復人類，奈何？〔答〕此等濁世，男女二十不嫁娶，則相窺相從矣，安得人人絕欲？只如足下自反，恐亦不能，況其他乎？漁人一日不捕魚，遂患舟楫之不通，是杞老憂天墜矣。

〔問〕設或有之，奈何？〔答〕果爾，則一切世間，皆如諸天化生，不由胎獄。

懺悔往生類（七問七答）

〔問〕已造淫業，欲除其罪，當於佛前懺悔乎？抑從自心懺悔乎？〔答〕心即是佛，佛即是心。佛前懺悔，不礙自心懺悔，自心懺悔，不礙佛前懺悔。

〔問〕今世所犯淫業，固當懺悔以消除，若過去世中所犯，涉於渺茫，何須懺悔？〔答〕吾等曠劫以來，至於今日，凡係四生六道之身，一一受過無量；凡係罪大惡極之事，一一造過無量。若懺悔今生，而不及宿世，豈非去草留根耶？

〔問〕善惡因果，父子不能相代，懺悔一身之業，猶恐不暇，並代四生六道懺悔，迂孰甚焉？〔答〕但求自利，不思利人者，凡夫之見。未求自度，先欲度人者，菩薩之心。禹稷己溺己饑，孔子老安少懷，范子先憂後樂，其揆一也。

〔問〕淫欲固是生死之根，不可不斷。但出世之法，乃身後事耳，晚年修習，未為遲也。〔答〕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晚年而後修習，是猶饑而耕田，渴而鑿井矣。況得至晚年者，目前豈數數見哉？舉世盡從忙裏老，誰人肯向死前休？

〔問〕末世眾生，貧苦殊甚，佛國樓閣宮殿，皆七寶莊嚴，何其苦樂之不均哉？況佛視眾生等於一子，何不分惠十方，使一切共用其樂乎？〔答〕苦樂天淵，現在之果，而所以致此者，過去之因。往昔因中，舉世皆造殺業，菩薩獨尚慈悲；舉世皆耽色欲，菩薩獨修梵行；舉世皆事貪吝，菩薩獨愛布施。作善作惡，既有天淵之別，各各不能相代，則受樂受苦，亦有天淵之別，各各不能相代。譬如舜目重瞳，較之雙眸而有餘；瞽瞍（*舜之父）盲視，擬於獨眼而不足；舜雖大孝，豈能以己之有餘，補其親之不足哉？

〔問〕土階茅舍，乃見堯舜之仁；瓊室瑤台，適形桀紂之惡。佛既觀三界為牢獄，何必借七寶以莊嚴？〔答〕一則是萬姓之脂膏，一則是三生之福果。二者合觀，擬非其類。

〔問〕佛國清淨莊嚴，固萬倍於塵世，但經中所言，未免形容太過。若皆信之，不幾近於荒唐乎？〔答〕人所信者，不過耳目心思。耳目不及之處，猶謂荒唐，況心思不及者乎？譬如蚯蚓但知尺土中食泥之樂，不知蒼龍躍於大海，突浪沖波；亦如蜣螂，但知糞壤內轉丸之樂，不知大鵬扶搖九萬里，風斯在下。

如來應化類（七問七答）

〔問〕世人產育，必由陰道，菩薩入胎，必從右脅，何也？〔答〕凡夫有欲，故由產門，菩薩無欲，故從右脅。

〔問〕三界至尊，莫如天帝，而如來降生，四王忉利天子，皆恭敬奉承，得毋故為此言，以張大其說乎？〔答〕經稱六道，諸天亦在其中。世人觀之，以為尊而無對；佛眼視之，同為未出世之凡夫。故如來每一說法，無量帝釋天王，皆恭敬禮拜，聽受妙義。略言之，如《華嚴經》云：「爾時天王，遙見佛來，即以神力，化作寶蓮華藏獅子之座，百萬層級，以為莊嚴。百萬天王，恭敬頂禮。」《般若經》云：「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皆應供養。」《大寶積經》云：「四天王天，三十三天，諸天子等，虛空散花；供養如來。」《蓮華面經》云：「帝釋天王，見世尊已，即敷高座，頂禮佛足。」《梵網經》云：「十八梵天，六欲天子，十六大國王，合掌至心，聽佛誦大乘戒。」《圓覺經》云：「爾時大梵王，二十八天王，即從座起，頂禮佛足。」《賢愚因緣經》云：「帝釋侍左，梵王侍右。」《普曜經》云：「梵王侍右，帝釋侍左。」《造像經》云：「梵王執白蓋在右，帝釋持白拂侍左。」《法華經》云：「是諸大梵天王，頭面禮佛，繞百千匝。」如是之類，不勝屈指。若如來福德，僅等諸天，則經中不敢說此大言，而梵王帝釋，豈容此等經典流通哉？

〔問〕《玉皇經》載：天帝說法，佛來聽受。然則非歟？〔答〕如來經典，佛口親宣。阿難結集，一言不妄。《玉皇經》者，出於後人之手，非玉帝降鸞之筆。雖其所言，不失尊崇玉帝之意，然未知所以尊矣。且爾亦聞佛教之大乎？合古今福德最厚之

人，不如四王天一天人；合四王福德最厚之人，不如忉利天一天人；玉帝者，忉利天之王也。忉利而上，展轉相勝，至他化天，為欲界，有四重階級；他化而上，展轉相勝，至色究竟天，為色界，有十八重階級；色究竟而上，展轉相勝，至非非想天，為無色界，有四重階級；總為未出世之凡夫。若出世聖流，有聲聞小乘，自須陀洹，至阿羅漢，有四重階級；又上之，有緣覺、獨覺；又上之，則菩薩位中，有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等，有數十重階級；又上之，得入初地，自歡喜地，至法雲地，又有十重階級；然後位臻等覺，為補處之尊，將成佛矣。佛為無上大法王，以其無有得而更上也。豈有玉皇說法，反來聽受者乎？蓮大師《正訛集》中，辨之甚詳。

〔問〕如來降誕，既在周昭王時，則佛法在天竺國，已將五百年矣，孔子何以不聞其概？〔答〕孔子已微聞其略矣。昔太宰問孔子曰：「夫子聖者歟？」孔子曰：「聖則某弗敢。」又問三王五帝，孔子皆不對。太宰駭曰：「然則孰者為聖？」孔子動容有間，曰：「某聞西方有大聖人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出《列子·仲尼篇》）。安得謂不聞哉？

〔問〕佛教至漢明帝時，方傳東夏，孔子何由而知？〔答〕如來降生，此間已有其兆。昭王二十六年（坊本作二十四年）甲寅，四月八日，日有重輪，五色祥雲，入貫太微，遍照西方，大地震動，池井泛溢。王命太史蘇由筮之，得乾之九五。由曰：「西方有聖人降誕耳，卻後千年，教法來此。」王命鐫石記之，置之南郊祠前（出《周書異記》及《白馬寺碑記》）。則孔子所言，蓋有自矣，但教未東來，言之略耳。

〔問〕六經所言，方可為據，《列子》之書，何足信乎？〔答〕孔子生平所言，傳於後世者，百千中之一耳，安保其盡載六經乎？列子，學孔子者也，去聖未遠，其言必非無據。何由知數百年後，有佛法至此，而預為之地乎？且何以不言他方，而獨指西方乎？

〔問〕上古無佛，人頌升平之化；後世有佛，反成叔季之風。其教亦何益於人國也？〔答〕諸佛降生，正因救度濁世，譬如因暗而設燈，非因設燈而始暗也。亂天下者，皆兇暴淫虐，最不信佛之人，曾見有斷酒戒葷，而殺人行劫，棲身寺院，而弑君篡奪者乎？劉宋文帝曰：「若使率土皆感佛化，朕則坐致太平矣。」（出《宋書》）。唐太宗序《三藏聖教》，極意尊崇，謂侍臣曰：「佛教廣大，莫極高深。」玄奘法師示寂，高宗曰：「朕失國寶矣。」哭之至慟，輟朝五日。玄宗聞神光師之論，歎曰：「佛恩如此，非師莫宣，朕當生生敬仰。」宋朝太祖、太宗，真、仁、高、孝，無不歸心佛門，精研大法，或駕臨佛宇，或問道禁中。（事跡見於唐宋史、《稽古略》、《文獻通考》、《北山錄》、《鄭景仲家集》等書）。所以古今來明智之人，類多歸向，深信禪學。有所悟入者，略言之，如許玄度（詢）、劉遺民（程之）、周道祖（續之）、雷仲倫（次宗）、宗少文（炳）、沈休文（約）、宋廣平（璟）、王摩詰（維）、王夏卿（縉）、杜黃裳（鴻漸）、白樂天（居易）、李習之（翱）、裴中立（度）、裴公美（休）、呂聖功（蒙正）、李文靖（沆）、王文正（旦）、楊大年（億）、尹師魯（洙）、富鄭公（弼）、文潞公（彥博）、楊次公（傑）、王敏仲（古）、趙清獻（抃）、周濂溪（敦頤）、邵堯夫（雍）、張安道（方平）、黃魯直（庭堅）、陳瑩中（瓘）、張無盡（商英）、張子韶（九成）、張德遠（浚）、王虛中（日休）、馮濟川（楫）、呂居仁（本中）、劉屏山（子翬）、李漢老（邴）等是也。敬佛法而明佛理者，如羊叔子（祐）、王茂宏（導）、謝安石（安）、何次道（充）、王逸少（羲之）、王文度（坦之）、謝康樂（靈運）、褚季野（裒）、蕭時文（瑀）、房喬年（玄齡）、杜克明（如晦）、魏元成（徵）、虞伯施（世南）、褚登善（遂良）、顏魯公（真卿）、李太白（白）、李鄴侯（泌）、柳子厚（宗元）、李浚之（渤）、寇萊公

(準)、范文正(仲淹)、韓魏公(琦)、杜祁公(衍)、曾明仲(公亮)、二蘇兄弟(軾、轍)、呂晦叔(公著)、汪彥章(藻)、李屏山(之純)、張敬夫(栻)、呂東萊(祖謙)、劉靜齋(謐)等是也。近代名德尊信者，若趙松雪(孟頫)、宋景濂(濂)、周恂如(忱)、徐大章(一夔)、羅念庵(洪先)、唐荊川(順之)、趙大洲(貞吉)、陸平泉(樹聲)、陸五台(光祖)、殷秋溟(邁)、薛君采(蕙)、王弇洲(世貞)、宗子相(臣)、鄧定宇(以讚)、馮具區(夢禎)、虞長孺(淳熙)、袁玉蟠兄弟(宗道、宏道、中道)、陶石簣兄弟(望齡、奭齡)、焦漪園(竑)、黃慎軒(輝)、王宇泰(肯堂)、鍾伯敬(惺)等。卓然稱盛，若白沙(憲章)、陽明(守仁)二公，為道學宗主，而立言皆契禪門宗旨，得其傳者，若王龍溪(畿)、羅近溪(汝芳)、周海門(汝登)、楊貞復(起元)等，益深究大法。噫！佛法苟非最上真乘，有補王化，安得昔賢如是欽奉乎？(事跡散見於二十一史及，各文集各語錄)。戒淫之士，願回欲海之狂瀾，誠不可不留心於此也。

跋

勸善之書，展卷而令人攢眉者，其書必不傳；展卷而令人鼓掌者，其書亦必不傳。何則？一失之深，一失之淺也。吾師是集，意在戒淫，而復惓惓於生死之際，疑其過深矣。然於平坦時，取生死之說自問焉，則人人不能免也。挾不能免之心，復取是書，反覆玩味，而後知其學識之宏，苦心之切也，而後攢眉者皆鼓掌也。現在紙貴洛陽，他年再光梨棗，可遙卜已。虞山門人陳聖來氏拜識。

內典字義譯註

卷一

三途：即三惡。

優填王：梵語鄔陀衍那，此言出愛。亦云優陀延，即優填王也。○凡言梵語者，皆天竺國之語也，劫初皆梵天遺種，故稱梵。

婆羅門：此云淨行，是西天四姓之一。詳《長阿含四姓經》。

八關齋：即八戒也。在家者皆可受，期止一日一夜，欲日日持，須日日受，受則不可破。若能上品持，雖一日一夜，亦決定生天。

羅漢：具云阿羅漢有三義：一殺煩惱賊，二不受後有，三應受人天供養。

沙門：此云勤息，勤修戒定慧，息滅貪嗔癡也。

舍利：此云骨身，亦云靈骨，四聖皆有之。形色不定，靈異無方，水火金石，皆不能損。

菩薩：具云菩提薩埵。此言覺有情，同佛修證之謂覺，無明未盡之謂情。又有情，指眾生言，菩薩以斯道覺斯民，故云覺有情。

八念：念佛、念法、念僧、念戒、念捨、念天、念出入息、念死。

三界：欲界、色界、無色界。

涅槃：此云滅度，得寂滅樂，度生死苦。又涅槃曰不生，槃曰不滅。不生不滅，名為涅槃。

毘：音迭，其花可織為布，高昌國草木，罽賓國木本。

恒河：具云恒伽，亦名殑伽，此云天堂來，其河近舍衛國。

菩提：此言覺。

三惡道：地獄、餓鬼、畜生。

三寶：佛、法、僧也。三寶六義詳《寶性論》。

正覺：梵語三菩提，此言正覺。登佛之果，名成正覺。

阿闍世：此言末生怨，瓶沙王之太子。

北俱盧洲：在須彌山北，其洲人民，壽皆千歲。念衣得衣，思食得食，命終生天。

祇園：祇陀太子所施之樹，給孤長者所買之園，具云祇樹給孤獨園，今特省文耳。

精舍：佛僧住處也。

比丘：此言乞士。乞法於佛，以資慧命。乞食於世，以養色身。又云破惡、怖魔。

轉輪聖王：輪王有四種，金輪王，王四天下；銀輪王，王三天下；銅輪王，王二天下；鐵輪王，王一閻浮提。

八難：一地獄、二餓鬼、三畜生、四邊地、五長壽天、六諸根不具、七生邪見家、八生於佛前佛後。有以北俱盧洲為長壽天者，謬也。觀《大般若經》，較量《壽命經》，可見。

如來：梵語多陀阿伽度，此言如來，佛十號中之一。

釋迦牟尼佛：梵語釋迦，言能仁；梵語牟尼，此言寂默。謂德能仁濟群類，道尚寂默無為也。佛，覺也。

天竺：即佛降生之國，亦名印度，亦名身毒，乃閻浮提之正中。先佛出世，皆在於此，周圍九萬餘里，三面距海，北背雪山，東至震旦國，南至金地國，西至阿耨遮國，北至小香山，各五萬八千里。其國於夏至午刻，用土圭測之，四面無影，其餘一切國土，皆有影。

淨飯王：梵語闍頭檀，此言淨飯，或云白淨，佛之父王，迦維羅衛國主也。

摩耶夫人：具云摩訶摩耶，此言大術，或云大幻。謂能以大幻術，母諸佛也。

波羅叉：亦云畢利叉，此言無憂。

四大天王：北，多聞天王；東，持國天王；南，增長天王；西，廣目天王。

忉利天王：即帝釋天主，釋提桓因也。《涅槃經》，別有十一名。

毗首羯磨：此云種種工業，西土工巧者，多祭此天。

三十二相：足下平滿有千輻輪相。手足柔如兜羅綿。足指紋同綺畫，圓滿纖長。足跟與趺相稱，光潤高滿，雙趺漸次纖圓。雙臂垂膝。陰藏有梵相。毛孔紺青宛轉。發皆右旋。膚不沾水。身皮金色晃耀。手足肩頸七處充滿。肩頂殊妙。膊腋充實。容儀洪滿。體相端嚴。身量悉稱。威容廣大，如獅子王。常光面各一尋。四十齒齊密白如珂雪，四牙鋒利，得味中上味。舌相淨薄，能覆面輪至於發際。梵音和雅，遠近等聞。眼睫紺青齊整，鮮白紅環。面如滿月。眉相皎淨如天帝弓。眉間有白毫相。頂上高顯，周圍猶如天蓋。

八十隨形好：詳《華嚴》、《大般若》、《三昧海》等經。

耶輸陀羅：此云名聞，移施長者之女，悉達太子之妃，羅侯羅之母。

瞿夷：此云明女，舍夷長者之女，《十二遊經》及《釋論》皆云是太子正妃，耶輸陀羅為次妃。

鹿野：釋長者之女，太子第三妃也。

波旬：亦云波卑夜，此云極惡，魔王名也。

三昧：此言正定，揀非邪定也。亦云正受，不受諸受，名曰正受。

六天：四王天，至他化天也。詳在後。

阿難：此云慶喜，亦云歡喜，生於佛成道日，故名。乃斛飯王之子，佛之堂弟也。

拘睺彌國：亦名僑賞彌，中天竺國之境。

摩因提：長者名。

摩鄧女：摩鄧，摩鄧伽母也。摩鄧女，即指摩鄧伽。

目連：具云目犍連，此言采菽氏。

沙彌：此言息慈，息世染欲，慈濟眾生也。

安陀：近天竺之國。

優婆塞：又云鄔波索迦，此言近事男，謂親近比丘而承事故。亦云鄔波薩哥，此言善宿男，謂雖在家，而男女不同宿也。

拘尸那城：此言角城，其城三角故。

迦葉佛：此云飲光，釋迦佛之師，賢劫千佛中，第三尊佛也。

卷二

八王：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

六根：眼、耳、鼻、舌、身、意。

八苦：生、老、病、死、愛別離、怨憎會、求不得、五陰熾盛。

出家四眾：比丘、比丘尼、沙彌、沙彌尼。

八部：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侯羅伽。

比丘尼：此云乞士女。

優婆夷：又云鄔波斯迦，此言近事女，謂親近比丘尼而承事故。亦云烏波薩吉，此言善宿女。

鳩摩羅什：此言童壽，天竺人，龜茲王甥也。苻堅建元九年，太史奏有德星現外國，故迎至此。

荼毗：亦云闍維，焚化也。

三藏：經、律、論。

浮屠：此云高顯，佛塔也。

彌勒：此言慈氏，姓也。繼釋迦而成佛，詳《彌勒下生成佛》等經。

七佛：毗婆尸佛、尸棄佛、毗舍浮佛、拘留孫佛、拘那含牟尼佛、迦葉佛、釋迦牟尼佛。

般泥洹：即般涅槃也，見前。

六道：天、人、阿修羅、畜生、餓鬼、地獄。

三長齋月：正、五、九。

行者：修行之人也。

四大：地、水、火、風也。有內外四大。以人身言，骨肉為地，精血為水，煖氣為火，運動為風。

天眼：天眼，五通中之一通，其間廣狹不等，有外道天仙之天眼，有聲聞緣覺之天眼，有菩薩與佛之天眼。

摩登：具云摩登伽，此言本性。淫女也。後於楞嚴會上，聞法悟道，出家，名性比丘尼。

優鉢羅：此云青蓮花，非優曇鉢羅也。優曇鉢羅，樹名，此云靈瑞，其樹有實無花，若佛出世，或轉輪王出世，此花方開。

摩醯首羅：此云大自在，乃色究竟天之王也。梵語阿迦尼吒，此云窒礙究竟，又云色究竟，乃色界之頂天也。

閻浮提：具云閻浮那提，樹名也。此言勝金，樹下有金，故以名樹。又因洲有此樹，故以名洲。即南瞻部洲也，其地七千由旬。

郁單越：此言高出，亦云勝處，即北俱盧洲也，其地十千由旬。

瞿陀尼：亦云瞿耶尼，此言牛貨，即西牛貨洲也，其地八千由旬。

弗婆提：亦云毗提訶，亦云弗於逮，此言勝，即東勝神洲也，其地九千由旬。

須彌：具云須彌盧，此言妙高，四寶所成曰妙，聳出眾山曰高。在四大天下之中，其高十六萬八千由旬，半出海水，半藏海水下，頂有忉利天宮，日月行於出水上山之半。

娑婆：又云娑訶，又云索訶，此言堪忍，即釋迦應化之土，大千世界之總名也。

四天王：欲界第一天也，去地四萬二千由旬，宮殿鄰於日月。

忉利天：梵語忉利，此言三十三，在四王天之上，帝釋居中。四面有三十二位小天子，為內輔臣，合成其數，非自下而上之三十三也。

夜摩天：具云須夜摩，此言善時分，在忉利天之上。

兜率天：具云兜率陀，此言妙足，在夜摩天之上。

化樂天：梵語須涅密陀，此言化自樂，在兜率天之上。

他化自在天：梵語婆舍跋提，此言他化自在。在化樂在之上，乃欲界第六天也。此上欲色二界中間，有魔身天作王，王於欲界，方為欲界頂天。

由旬：亦云由延，亦云踰善那，乃輪王巡狩一停之舍，猶此方之驛，有作十六里者，有作三十里、四十里、六十里、至八十里者。

甄叔迦：此言赤色。

阿彌陀佛：梵語阿，此言無。梵語彌陀，此言量，以光明無量，壽命無量，福德無量故。

三千大千世界：千日、千月、千須彌山，乃至千梵世天，名小千世界。千小千世界，名中千世界。千中千世界，名大千世界。以三次言千，故云三千，實則一大千也。

摩尼：正云末尼，此言離垢。

八功德水：一澄淨、二清冷、三甘美、四輕軟、五潤澤、六安和、七能除饑渴、八長養諸根。

卷三

七趣：《楞嚴經》以仙道合之六道，名為七趣。

三獸：象、馬、兔。

梵王：是娑婆世界之主。

鐵圍：梵語斫迦羅，此言輪山，亦云鐵圍山，在四洲之外。

三世：過去、現在、未來。

五陰：色、受、想、行、識。

聲聞：聞四諦聲教而得證果，名曰聲聞。

九品往生：上中下三品，每品又分上中下，共成九品也。義詳《觀無量壽佛經》。

十惡：身三惡，口四惡，意三惡也。身，殺、盜、淫。口，妄言、綺語、兩舌、惡罵。意，貪、瞋、癡。

泥犁：地獄也，此言無有，言無有樂處，無有赦處也。

阿旁：獄卒也，此言無慈。

光音天：語言之時，口出淨光，名光音天。色界二禪天之頂，劫火至時，此天首免其災。

地味：劫初地上所生之物也，狀如煎熱乳，味若細蜂蜜。

四生：胎、卵、濕、化。

梵行：持戒絕欲，名修梵行。

三生：即三世。

阿修羅：此云無端正，男醜女端正故，亦云非天。有天之福，無天之德故。亦云無酒，釀酒不成，瞋心誓斷故。

十八梵天：即色界天也，在欲界之上，已斷情欲，故稱為梵。十八者，梵眾天、梵輔天、大梵天、少光天、無量光天、光音天、少淨天、無量淨天、遍淨天、福生天、福愛天、廣果天、無想天、無煩天、無熱天、善見天、善現天、色究竟天也。義詳《楞嚴經》八九卷。

十六大國：皆天竺附近之國也，如央伽、摩竭提等。

二十八天王：欲界六，色界十八，無色界四。

非非想天：無色界極頂天也。

須陀洹四重階級：梵語須陀洹，此云入流，諸法眼淨，得預聖流也。合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有四重階級。

緣覺：聞佛說十二因緣法，而得悟道，故名緣覺。

獨覺：出無佛世，獨自覺悟，名為獨覺。

十信：信心、念心、精進心、慧心、定心、不退心、回向心、護法心、戒心、願心。

十住：發心住、治地住、修行住、生貴住、方便具足住、正心住、不退住、童真住、法王子住、灌頂住。

十行：歡喜行、饒益行、無瞋恨行、無盡行、離癡亂行、善現行、無著行、尊重行、善法行、真實行。

十回向：救護一切眾生、離眾生相回向，不壞回向，等一切佛回向，至一切處回向，無盡功德藏回向，隨順平等善根回向，隨順等觀一切眾生回向，真如相回向，無縛解脫回向，法界無量回向。

歡喜地十重階級：即十地也，歡喜地、離垢地、發光地、焰慧地、難勝地、現前地、遠行地、不動地、善慧地、法雲地。

補處之尊：梵語阿惟顏，此云一生補處，言一來降生，即當成佛也。

省庵法師不淨觀頌 四念處頌 (附)

不淨觀頌 (並敘)

佛為貪欲眾生說不淨觀，觀之既久，貪欲即除，可以越愛河而超苦海。余閒居閱《大智度論》，因取意而為之頌，以此自警，並以警世云。

死想 (先作此觀，為下九想張本)：有愛皆歸盡，此身寧久長。替他空墮淚，誰解反思量？

脹想：記得穠華態，俄成□脹軀。眼前年少者，容貌竟何如？

青瘀想：紅白分明相，青黃瘀爛身。請君開眼看，不是兩般人。

壞想：皮肉既墮落，五藏於中現。憑君徹底看，何處堪留戀。

血塗想：無復朱顏在，空餘殷血塗。欲尋妍醜相，形質漸模糊。

膿爛想：腐爛應難睹，腥臊不可聞。豈知膿潰處，蘭麝昔曾熏。

啖想：羊犬食人肉，人曾食犬羊。不知人與畜，誰臭復誰香？

散想：形骸一已散，手足漸移置。諦觀嫵媚姿，畢竟歸何處？

骨想：本是骷髏骨，曾將誑惑人。昔時看是假，今日睹方真。

燒想：火勢既猛烈，殘骸忽無有。試看煙焰中，著得貪心否？

前詩粗示端緒，尚未諦審觀察，復作五言律，以廣之。

死想：所愛竟長別，淒涼不忍看。識才離故體，屍已下空棺。夜火虛堂冷，秋風素幔寒。勸君身在日，先作死時觀。

脹想：風大鼓其內，須臾臍脹加。身如盛水袋，腹似斷藤瓜。垢膩深塗炭，蠅蛆亂聚沙。曾因薄皮誑，翻悔昔年差。

青瘀想：風日久吹炙，青黃殊可憐。皮乾初爛橘，骨朽半枯椽。耳鼻缺還在，筋骸斷復連。石人雖不語，對此亦潸然。

壞想：肌膚才脫落，形質便遭傷。瓜裂半開肉，蛇鑽欲出腸。枯藤纏亂髮，濕蘚爛衣裳。寄語嬋娟子，休將畫冀囊。

血塗想：一片無情血，千秋不起人。淋漓塗宿草，狼藉汙埃塵。莫辨妍媸相，安知男女身。哀哉癡肉眼，錯認假為真。

膿爛想：薄皮糊破紙，爛肉棄陳羹。膿血從中潰，蠅蛆自外爭。食豬腸易嘔，洗狗水難清。不是深憎惡，何由斷妄情？

啖想：屍骸遭啖食，方寸少完全。不飽饑鳥腹，難乾饞狗涎。當年空自愛，此日有誰憐。不若豬羊肉，猶堪值幾錢。

散想：四體忽分散，一身何所從。豈唯姿態失，兼亦姓名空。長短看秋草，穠纖問晚風。請君高著眼，此事細推窮。

骨想：皮肉已銷鑠，唯餘骨尚存。雨添苔蘚色，水浸土沙痕。牽挽多蟲蟻，收藏少子孫。風流何處去，愁殺未歸魂。

燒想：烈焰憑枯骨，須臾方熾然。紅飛天際火，黑透樹頭煙。妄念同灰盡，真心並日懸。欲超生死路，此觀要精研。

四念處頌（並敘）

佛垂涅槃，囑諸比丘，依四念處住，如佛無異。今時丁未法，正念者少，顧此法門，何人修學？豈惟不思其義，抑亦未識其名，可勝歎耶！余山居無事，讀《涅槃·遺教品》，因取其意，以入聲律，俾歌詠者，正念增長，妄心息滅，置諸座隅，日以自警，並不忘遺誠云。

觀身不淨：一興顛倒想，遂有幻緣身。膿血常交湊，腥臊每具陳。紙粘皮裏肉，藤絆骨纏筋。毛覆叢叢草，蟲居比比鄰。內藏惟臭穢，外飾但衣巾。四大元無實，諸根豈

有真。語言風自響，動轉氣相循。強號為男女，虛名立主賓。百年三尺土，萬古一堆塵。貴賤空回首，賢愚共愴神。徒生復徒死，誰識本來人。

觀受是苦：眾苦從何起，深知受者情。順違才領納，取捨便縱橫。有盛衰還至，無榮辱不成。怨從親裏出，哀是樂中生。王謝家何在，曹劉國已傾。悲歡幾場夢，勝敗一棋枰。事與心違背，貧將病合併。錢神呼不至，窮鬼送難行。戚戚終何益，悱悱漫不平。無求卑亦貴，知足欠還盈。若悟真空理，憂欣何處萌。

觀心無常：妄心無著處，體相竟如何？閃閃風中燭，搖搖水上波。一家門戶別（六根），六個弟兄多（六識）。擾擾各馳競（如眼逐色，耳逐聲等），紛紛總不和（如眼不與聲和，耳不與色和等）。青黃俄改換（眼識無常），動靜屢遷訛（耳識無常）。臭別香隨到（鼻識無常），甜來淡又過（舌識無常）。炎涼易翻覆（身識無常），好惡每偏頗（意識無常）。境滅心安寄，情忘智亦孤。掀翻五欲窟，搗盡六根窩。劫賊歸王化，飛禽出網羅。何當悟常住，諸妄盡消磨。

觀法無我：諸法從緣起，初無我主張。因緣有生滅，念慮遂低昂。欲得翻成失，求閑反遇忙。畏寒冬不輟，苦熱夏偏長。貧憶富時樂，老迫年壯強。有誰憎順適，若個好危亡（得失閑忙冷熱等，皆從緣生，不因我有）。自在方為主，遷流豈是常。離根念何起，無識境還忘。內外無些子，中間有底藏。六窗虛寂寂，一室露堂堂。但得塵勞盡，居然大覺王。

本網頁由 報佛恩網 製作